清初僧諍記三卷

民國卅三年夏
勵耘書屋鋟板

小引

潛研堂金石跋尾八楊岐山禪師廣公碑跋云廣公者乘廣也古人稱僧曰某公皆以名下一字故支道林曰林公佛圖澄曰澄公宋元人稱僧或名字兼舉若洪覺範妙高峯之類亦取名下一字今世知之者尠矣清詩別裁集輯於乾隆中其卷廿二僧人小傳屬筆多誤如戒顯字晦山誤悔堂南潛字月函誤月巖正嵓誤止嵓又誤爲徐繼恩皆開卷前三名也然徐繼恩止嵓之誤漁洋詩話已然又清初僧派密雲天隱下爲通行超明四輩而乾嘉以來總集僧詩一類每將通字行字列超明字後祖孫父子倒置可見宗門掌故注意者尠錢先生之言非無因而發也不佞少讀儒書不嫻內典年來老境侵尋讀書不能久視閒閱僧家語錄以消永晝覺其中遺聞佚事頗足補史乘之闕時復默而識之去歲撰明

季滇黔佛教考本有法門紛爭一篇，以限於滇黔，未能論及東南各省，茲特擴爲此篇，以竟其說。南雷文定後集三周子佩墓誌謂子佩留心二氏，好與其徒往來，是時天童三峯兩家紛拏不解，青原南岳又爭其派數之多寡，子佩以調人爲之騎郵，不辭勞。據茲篇所記，即天童三峯紛拏之餘波，青原南岳鬬諍之往史也。凡十章三卷，卷首冠派系年表，卷末以遺民僧之被諍者附焉。每諍必有一二士大夫點綴其間，酒後茶前，足資談助。以云知宗門掌故，則吾豈敢。

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新會陳垣識於北平勵耘書屋

清初僧諍記目錄

右稿民國三十年曾在輔仁學誌發表

禪宗五家宗派表

大鑒能					
南嶽讓		青原思			
馬祖一		石頭遷			
百丈海		藥山儼		天皇悟	
黃檗運	潙山祐	雲巖晟		龍潭信	
臨濟玄	仰山寂	洞山价		德山鑑	
		曹山寂	雲居膺	雪峯存	
				雲門偃	玄沙備
					羅漢琛
					法眼益

南嶽下出臨濟潙仰二支。青原下出曹洞雲門法眼三支。若將天皇改隸馬祖。則南嶽下出臨濟潙仰雲門法眼四支。青原下出曹洞一支。是爲爭點之一。

清初濟宗世系表（以本文所及者爲限）

僧名上應稱號，然或稱寺，如密雲稱天童，漢月稱三峰，費隱稱福嚴，玉林稱報恩，繼起稱靈巖之類，今此表概稱號。

- 笑巖德寶
  - 幻有正傳
    - 密雲圓悟
      - 漢月法藏
        - 一默弘成
          - 豁堂正嵒
        - 澹予弘垣
          - 仁菴濟義
        - 具德弘禮
          - 巨澍口恆
            - 雪悟口思
          - 晦山戒顯
          - 三目智淵
          - 頑拱口志
        - 剖石弘璧
        - 繼起弘儲
          - 大庾行韜
          - 曇應文杲
          - 僧鑒曉青
          - 檗菴正志
          - 月函南潛
        - 潭吉弘忍
        - 文雪通醉
      - 破山海明

費隱通容　木陳道忞　石奇通雲　牧雲通門

隱元行琦　孤雲行鑑　獨冠行敬　天岳本晝　旅菴本月　山曉本晳　犀照本微　雪樵眞樸　蛤菴本圓　法幢行幟　道嚴行恂　古雲□傑

卑牧式謙　輪菴超揆　水鑑慧海　雪鑑□意

宙亭紀蔭

天隱 圓修 雪嶠 圓信

林野 通奇 箬庵 通問 玉林 通琇 松際 通授

道莽 口靜 天笠 行珍 白松 行豐 茆溪 行森 骨巖 行峰 雲外 行澤

霽崙 超永 桂芳 口林

清初洞宗世系表

小山宗書

幻休常潤

慈舟方念 無言正道

湛然圓澄 心悅慧喜

麥浪明懷 石雨明方 三宜明盂 爾密明復 瑞白明雪 涵宇海寬 別山性在

達門淨柱 位中淨符 借亭淨挺 西遯淨超 燕菴淨範 唯岑淨嘿 百愚淨斯 伴我淨侶

寒松智操 拙菴智朴

緇空常忠

無明慧經

無異元來　晦臺元鏡　闃然元諡　永覺元賢

嵩乳道密　宗寶道獨　尋磵道奉　覺浪道盛　爲霖道霈

南庵大依　天然函昰　祖心函可　竺庵大成　石湖大寧　無可大智　嘯峰大然　同岑大璒

澹歸今釋　楚雲興源

五燈嚴統小山下僅列幻休一支。而列無明慧經無異元來於卷十六未詳法嗣。晦臺闃然永覺三支遂無從列統。亦爭點之一。

明清間僧諍年表

天啟四年甲子　密雲悟手書源流付漢月藏

天啟五年乙丑　漢月藏住鄧尉著五宗原

崇禎八年乙亥　漢月藏卒年六十三

崇禎十五年壬午　密雲悟卒年七十七　繼起儲重刻天童七書

崇禎十七年甲申　首次天童塔銘諍

永曆元順治四年丁亥　雪嶠信卒年七十七

永曆二順治五年戊子　覺浪盛因事入獄

永曆五順治八年辛卯　木陳忞繼起儲質獄東甌

永曆七順治十年癸巳　靈巖樹泉集成　木陳集同人詩文名新蒲綠

永曆八順治十一年甲午　五燈嚴統成　雲外澤卒年四十八

永曆九 順治十二年乙未　箬庵問卒年五十二　蕅益旭卒年五十七

永曆十三 順治十六年己亥　二月玉林琇應清帝召至京　二次天童塔銘諍　九月木陳忞應清帝召至京　覺浪盛卒年六十八

永曆十五 順治十八年辛丑　費隱容卒年六十九　繼起儲繼住金粟　徐昌治撰辛丑紀事　漢月藏年譜成　木陳出北遊集

康熙元年壬寅　密雲彌布扁諍　晦山顯撰天王寺碑

康熙三年甲辰　徐昭法撰繼起六十壽序

康熙四年乙巳　黃黎洲撰漢月塔銘　百愚斯卒年五十六　三宜盂卒年六十七

康熙六年丁未　雪嶠塔諍　位中符出法門鋤宄　十月具德禮卒年六十八

康熙七年戊申　晦山天王碑諍

康熙九年庚戌　木陳撰寶奎說及從周錄序

康熙十年辛亥　牧雲門卒年七十三　無可智卒年六十一

康熙十一年壬子　繼起儲卒年六十八　位中符出祖燈大統

康熙十二年癸丑　九月寒松操離善權

康熙十三年甲寅　木陳忞卒年七十九　九月善權燬

康熙十四年乙卯　八月玉林琇卒年六十二

康熙十五年丙辰　檗菴志卒年七十八

康熙十九年庚申　濟歸今釋卒年六十七

康熙廿三年甲子　很亭挺卒年七十　晦山天王碑立石

康熙廿六年丁卯　天笠珍與雪悟思法諍

康熙廿七年戊辰　燬牧雲五論板

康熙廿八年己巳　月函濟撰洞宗世次疑問

康熙卅一年壬申　蔗菴範卒年七十三

康熙卅二年癸酉　五燈全書成　拙菴朴與寤崙永第二書

康熙卅七年戊寅　徐釚序離六堂集

康熙卅八年己卯　徐嘉炎序拙菴語錄

康熙四一年壬午　潘耒致粵東當事書　石濂汕卒

清初僧諍記卷一

新會 陳垣 援菴

濟洞之諍

一 五燈嚴統諍

五燈嚴統廿五卷費隱容撰前二十卷悉本五燈會元僅將天皇悟以後各代及雲門法眼二宗會元所標爲青原下幾世者改爲南嶽下幾世又將卷六末未詳法嗣移置卷十六後而著無明慧經無異元來等於其中即謂之嚴統如此著書亦太易矣顧與重刻會元一較何異而乃以嚴統二字排斥他宗凡例中詆詆之聲尤距人千里諍烏得而不起乎夫天皇天王之諍本起於北宋釋氏疑年錄五會論之蓋北宋末五宗惟臨濟雲門特盛好事者乃造爲雲門亦出南嶽之說欲以息諍而不知諍因此而愈熾也石

門文字禪廿三僧寶傳序謂自嘉祐至政和之初雲門臨濟兩宗之裔卓然冠映諸方林間錄最早載丘玄素僞碑亦謂今妄以雲門臨濟競者可發一笑元豐三年孫覺序玄沙備廣錄謂近世言禪尤盛而雲門臨濟獨傳宋徽宗序續燈錄亦謂雲門臨濟二宗獨盛於天下據此可見北宋雲門之盛息諍者欲引雲門歸南嶽會皇王二字傳寫偶誤遂謂有兩天皇天皇屬靑原天王屬南嶽而雲門自隨天王屬南嶽矣釋氏疑年錄所謂其意不在天王而在雲門之改屬也

俍亭語錄十三有祁季超居士來書謂天王之說實始於張商英林間錄出大觀元年誤引玄素碑文以道悟嗣馬祖後十七年爲宣和六年僧寶傳成諸侯延慶作序謂慶曰達磨之後析爲二宗其一爲石頭曹洞雲門法眼宗之是林間錄之謬覺範已自悔其

非潛行改正不宜與商英同條共罰也偃亭荅之曰尊見極是弟非敢苛求覺範但張無盡無忌憚小人本不足責其視雲門臨濟一如元祐熙寧亦欲分門裂戶覺範煥信遂爾墮其術中一盲衆盲爲可憐憫大川濟作五燈會元祖述傳燈無別爲天王道悟者後一二百年元至正間翻刻誤引林間錄作小注皆自覺範開之故曰商英不足責責在覺範雖俟延慶辨之於卒罪何補哉

季起祁駿佳偃亭淨挺即徐繼恩皆三宜盂弟子其說實先得我心然謂元至正間翻刻五燈會元始引林間錄作注則吾見宋寶祐本會元已有此注不始於元也蓋南宋以後雲門漸衰曹洞起而代之葉夢得在紹興中著避暑錄話其卷上言近歲談禪唯雲門臨濟二氏及洞山道楷出爲雲門臨濟而不至者皆翻然捨而從之故今爲洞山者幾十之三又紹定二年呂瀟序天童淨語錄

云五家宗派中曹洞則機關不露臨濟則棒喝分明雖作用弗同實殊塗一致又元大德四年陳晟序雲外岫語錄云禪有五派今行於四方者曰臨濟曰曹洞然學禪者多宗臨濟而曹洞爲孤宗據此知宋末元初與臨濟並稱者爲曹洞非雲門與北宋時異故濟雲之諍遂移爲濟洞之諍也

至明兩宗並微晚而復振撰燈錄者紛起嚴統之病在過信林間錄及譌謬不堪之佛祖通載丘碑之僞辨者已衆通載之謬言者尙希嚴統以通載爲曾頒入藏之書篤信而不加別擇遂有此失然當時之諍不盡在天皇之改屬而在列無明慧經於未詳法嗣及謂湛然圓澄來源無據大傷洞上之心洞上顯學莫覺浪盛三宜盂若一爲無明之孫盂爲湛然之子因此二家遂爲原告費隱爲被告而掀起禪宗史上所謂甲乙兩宗大鬨矣甲乙者順治十

一二年甲午乙未也。於時奔走作謝人者。有箬庵問。繼起儲。加入戰團者。有遠門柱。百愚斯。旁觀者。居士則有黃棃洲。緇流則有蒲益旭。柱著摘欺說。斯著闢謬說。今從略。

宗統編年順治十一年條。載箬庵問與繼起儲書云。自鼻祖西來。六傳至大鑑。宗雖列五派。實兩枝。藥山得悟於馬祖。而仍嗣石頭。太陽寄託於浮山。而代付投子。兩枝何嘗非一派也。宗教分河飲水。何謂混於文字語言。豈同爲的骨兒孫。幾欲操戈對壘。寧不爲識者痛哭嗤笑乎。徑山嚴統。有當嚴不嚴之弊。遂開不當嚴而嚴之釁。天皇天王。其說已久。闕疑成信。著書立言之慎。固應如是。會元以南岳靑原。俱稱大鑑第一世。足見古人之公。壽昌雲門。不忝爲曹洞中興之祖。有統系無統系。而洞宗的旨。敢不尊崇。東苑隱德深潛。得棲霞而大闡。東溪一段公案。去世不遠。見聞當有公評。

是是非非法門關係寧免紛爭獨至藉力有司世諦流布此實下策不得不為洞上諸公扼腕棲霞顯聖久係相知徑山復同法嫡血自無坐視之理昨至吳門審知尊遣座元往還兩間周旋微密在今之世寧復有秉為法無私之公如吾老侄禪師者乎敬為前佛後佛賴乎稱慶

徑山指費隱壽昌指無明雲門指湛然東苑指晦臺元鏡棲霞指覺浪顯聖指三宜吾嘗謂稱僧應稱其名號不稱其所住院蓋寺院所同也名號所獨也車溪公案見嚴統凡例亦攻擊洞上石雨方者繼起儲復費隱書云儲頻見諸方聚訟盈庭紛紜盈路未嘗不寢食彷徨撫髀浩歎蓋法門至今譬之厄羸久病之夫若更投以攻擊之劑則元氣頓盡亡可立待焉能冀其浸昌浸隆乎此二十年痛心疾首欲使天下咸歸無競之風盡坐柔和之室吾祖之

道。久而愈光。雖赴湯蹈刃。亦所不辭。承納士殷勤致懇。謂兩家所信諒者。惟儲一人。故不自揣。越俎而治。得邀佛祖之靈。俾法門不致瓦裂。則彼此幸甚。結果卒將嚴統燬版。諍始寢。事後繼起與姜伯璜書。言兩宗角立。老僧與南澗和尚不惜性命以成彼此之好。何心哉。彼時卽對天界浪兄。愚菴三兄曰。雲門法眼歸青原。無減於南岳。歸南岳。何損於青原。吾輩爭之。盡成戲論。當時濟上往來書翰。悉以俗諦相稱。如姪禪師。孫禪師之類。與洞上人相稱則不然。以洞上世系有爭論。兩宗輩數不易比擬也。故此書兄覺浪兄三宜。而箬庵與繼起書。則稱老姪。亦宗門掌故之有趣者。

或疑濟上顯學。當時尙有木陳。何以箬菴繼起出頭。木陳不與。不知此事木陳本在被告嫌疑中。無調人資格。因木陳曾撰禪燈世譜。列有兩天皇。謨與嚴統等。雲外澤語錄十四。有妄刻續燈諸錄

說曰。慨自禪燈世譜行。而諸方所刻。將十餘處。各各自譽爲正傳。果孰是而孰非乎。夫古人創叢林。立規矩。其志豈爲欲己名之高掛傳燈以爲榮乎。爲串習機鋒語句求後昆之宗倘乎。謀寺院。闢門庭。祈子孫。如閭巷庸俗之所爲乎。今乃昧其性。而區區竊法門之名。以濟其私。不知何所圖而爲此也。或曰。私刻固未必行。近有結交權貴。上章乞聖勅刊定者。是可行乎否耶。曰至道之在人心。自有公是公非。如佛祖統紀。續高僧傳。豈非聖勅頒行。而非之者何限。世史是非。天子尙不能操其柄。況道脈乎雲外。天隱修孫。亦木陳之姪禪師也。其言可謂直矣。然木陳不以爲謗己也。

南雷文案四有答汪魏美問濟洞兩宗爭端書云。五家宗派。出自南嶽者二。出自青原者三。今潙仰雲門法眼三宗俱絕。存者惟臨濟曹洞耳。近濟宗依五燈會元附註。謂有兩天皇道悟。石頭所傳

之天皇不再傳而絶其出爲雲門法眼之天皇則馬祖所傳者於是南嶽得四宗青原僅一宗以此而分優劣至兩家聚訟不已弟常謂昔之學佛者自立門戶者也今之學佛者倚傍門戶者也自立門戶者如子孫不藉先人之業赤手可以起家倚傍門戶者如奴僕占風望氣必較量主者之炎涼雲門法眼其宗旣絶猶過去之高門巨族也吹已冷之燄爲掃室布席之光則郭崇韜哭子儀之墓又何怪乎故兩家是非不必爲之辯魏美汪渢常與三宜往還國變後不入城市者也

靈峰宗論五之二復錢牧齋書云濟雲鬭諍不啻小兒戲閱儒釋宗傳竊議可付一笑矣宗論五之三儒釋宗傳竊議云禪宗自楚石琦大師後未聞其人也庶幾紫柏老人乎壽昌無明師亦不愧古人風格今之爭師資授受者譬諸世主身苟無道天子不若匹

夫桀紂是也今之雖有師承顛覆如來教戒者何以異此苟得其道匹夫竟開大統漢高明太是也今之雖乏師承能自契合佛祖心印者亦奚不然靈峰蕅益即居士鍾始聲崇禎間曾輯闢邪集攻天主教後爲僧名智旭其持論若此故所舉紫柏無明皆嚴統所指爲未詳法嗣者而雄視當時之密雲圓悟反不在蕅益議中蕅益可謂豪傑之士矣

順治十二年蕅益箬庵卒十六年原告覺浪卒十八年被告費隱亦卒嚴統之諍已成陳迹惟費隱卒後繼起繼任金粟竟因嚴統舊案爲居士鹽官徐昌治所魏致有賠修衣塔之事亦法苑珍聞也無依道人錄卷下辛丑年紀事云繼和尚之住金粟也殉一人之見不謀于衆不聞于鹽奔走當事爲壓服諸護法計且繼公曾受托許藏老人嚴統版八百餘塊及攜板至靈巖悉送杭州銷毀

未免老人介意但此嚴統內前四卷末五卷皆昌治捐刻以此推敲進院遲至六月十五方對張侗老招認刻還我板因於十三十四日挪金購一新做塔樣小而精巧此時河涸止可力盪復捐工費作料匠人刻字人寫字人一齊入山造成費隱容禪師舍利衣鉢之塔明尊舊住持也無依道人即徐昌治崇禎間輯聖朝破邪集攻天主教與鍾居士闢邪集相呼應因費隱信徒也侗老張侗初鼐嘗著甲乙倭變錄鮚埼亭集外編有跋此事可為嚴統一諍之尾聲不意康熙七年復有晦山天王碑之諍

二　晦山天王碑諍

天王碑者荊州城南天王寺之碑也寺建於楚僧水鑑慧海而碑撰於吳僧晦山戒顯佷亭語錄十三與青原和尚書述此事甚詳曰僧自楚中攜一小刻是楚僧水鑑於荊州城中一土地祠僞立

天王道悟名色惑亂鄉愚如小說家誤杜拾遺爲杜十姨伍子胥爲伍髭鬚故事詢其所由水鑑蓋費和尚孫也就孔氏故居穿地得鐵謂有天王二字其土地祠卽天王土地也天王道悟唐史紀載並無其人丘符二碑都緣僞造五百年影響狐疑當燒嚴統時昭然揭出在鼓山老和尚派杖人與先愚庵老人及嘯峯兄竺庵兄百愚兄遠門兄惟岑兄伴我兄及法門昆季諸方正人語特詳盡卽濟宗名宿從未有言嚴統爲是者當時如南澗靈巖諸老曲爲調停早有廢置此書之論矣天王名號在在有之四天王今時叢林設立庭廡固不獨荆州一處地中出鐵誠有天王二字亦何預法門事乃欲借此描摹謂是渚宮道悟可謂癡人說夢矣蓋嚴統燒廢在甲午乙未間水鑑以戊戌還楚住鐵佛寺又三年從天王土地祠種種揑怪不過爲他禰嚴畫蛇添足法門正人已有起

而辨之者顧中間刻一碑記讀其詞旨殊似不倫前後且不足論鄮甑道原尊宿謂是譌書只此一語何其敢於非聖耶夫道原尊宿非他人韶國師之子法眼之孫於天皇爲九世於石頭爲十世當時歷代親承師師傳授從何處得有差訛苟使龍潭信不得法於天皇則雪峰老漢必不曰自從先德山石頭以來傳此秘密雲門法眼兩派必不絲絲傳遞自云系出青原且傳燈出自景德楊文公大年更加删訂大年宋代名臣非張商英可比心燈出于元末通載纂自近人並皆依據僞碑支離附會前焚燒嚴統時辯書盈尺亦既詳且至矣從來議論之是非決於其人之邪正楊大年正人也張無盡敗類也不信大年乃信無盡已是沒鼻孔漢況丘符兩碑全然無據此事三十年前余集生中丞黃元公司理一時喝破海內宗匠耳所共聞荆州去丈室不遠豈能聽其顛倒耶

書無年月，而稱愚庵盂爲先老人，愚庵卒於康熙四年，書與青原和尚，青原郎無可智，卒於康熙十年，又云此事三十年前余集生黃元公已喝破，集生余道裕，元公黃端伯，雪峰語錄末附余集生辨龍潭不關馬祖書，崇禎十二年刊版，越三十年爲康熙七年，則此書當作於康熙七八年間也，書中所舉洞上人名，皆見世系表，鼓山老和尚爲元賢，浪杖人爲覺浪盛，嘯峰大然，竺庵大成，與無可皆覺浪嗣，百愚淨斯，俘我淨侶，瑞白雪嗣，遠門淨柱，石雨方嗣，惟岑淨巖，爾密渡嗣，書中何以不舉撰碑人名號，爲賢者諱也，何賢乎晦山，晦山與無可俱亭，皆以遺民逃禪，本同氣類，故爲之諱也，晦山叟東人，叟東者舊傳，王瀚字元達，國變爲僧，號晦山，名戒顯，字願雲，庚寅夏入廬山，遂主席江右，瀚雖入空門，悲憤激烈，晉檄討從賊諸臣云，春夜宴梨園，不思凝碧池頭之泣，端陽觀競渡，

誰弔汨羅江上之魂讀者俱爲扼腕陸將亭詩鈔五晦山願雲和
尙予舊同學也國變棄儒爲僧駐錫雲居便道歸里過予齋劇談
賦此以贈一別廿年久歸逢非偶然頭顱悲各異肝膽喜同憐封
火未應熄浮生寧苟全何時上盧岳攜手白雲巔陳確菴詩鈔五
望雲居我友願雲以名諸生丁國變剃髮爲僧隱於雲居思之而
不得見乃作是詩一峰天上是雲居懿遠於今此結廬他日故人
來入社不知沽酒意何如讀此可略知晦山之爲人矣
晦山薙染於華山而得法於漢月弟子具德禮戒律精嚴化行江
楚名甚著故水鑑借以爲重碑撰於康熙元年水鑑刊板傳布洞
上位中符卽撰法門鋤宄以諍之時在康熙六年對水鑑固大肆
譏彈對晦山亦未嘗爲諱曰惟善人能受盡言吾於晦公豈敢以
不善人待故盡言之也今法門鋤宄末有石潮寧書後對晦山尤

加責備其言曰年來濟洞兩家幸安和好寶法門福不謂今又突
有水鑑者於荊州城南御路口買孔蔚然文學宅基搆菴而居平
白鑿空額名古天王寺誑惑愚癡亂眞害是夫荊州城南固有天
王土地堂居民凡於事神與鄉貫則莫不曰城南天王土地堂祠
下云云若天王寺則從未聞也而有之者但曰城東天皇寺稱荊
南首剎重興爲道悟禪師乃龍潭信餽餅得法之地湖廣全省誌
第七十四卷載之甚詳今草市大殿巋然巷名事實種種可稽固
不與鑿空假揑之城南天王可同日語嗟嗟水鑑搆菴供佛何必
借名古蹟始爲得計卽借名亦須考郡乘寺觀類中有無有然後
借之今借之於脫空無根豈不仍成虛揑水鑑之愚一何至是晦
山居然一知識不以眞語實語誠諦語取信方來乃於舉事孟浪
之水鑑反從而文其過飾其非是豈所謂見道之知識哉吾聞晦

山亦法門正人。於圓戒羯磨時。嘗有寧斷吾舌。毋毀法門。如違此誓。甘墮苦坑之語。刻之梨棗。意在息諍。乃今遽作此文。以非爲是。指空言有。於所立之誓。逈爾相違。將爲可以蒙惑戒子。聾瞽方來。噫晦公。晦公。請以自所製立誓息諍文。向清夜無人處。洗心淨慮。細讀一過。問之自己。以爲何如。康熙七年秋初。金陵天界法弟大寧謹書。大寧亦覺浪嗣。與無可同門。

鋤究又附有禪通劒叟是諍晦山書曰。正法眼藏之布在方策也。莫不載青原出石頭。石頭出天皇悟。悟出龍潭信。信家世于荆州天皇寺巷。是以楚產習知楚事。今其故里與子孫具存。何所容旁參異議。矧前賢刊有正誤熄邪摽實諸書。行世既久。近在本朝甲午乙未間。經朝野巨儒大公至論。力爲抵正。台翁爲法門砥柱。豈不習聞之熟。了然于貴公之詭譎乎。一聞有妄人水鑑者。將土地

堂建爲天王僭稱祖剎以觸亂眞以烏有先生纂空王之嫡派台翁宜何如持公秉直嚴訶斥以正之胡乃爲文勒石佐助妄人狂騁春秋責備賢者恐適以寬妄人之過也閒在癸卯天然湘大師與台翁邂逅生生林語之故而告之悔乃復走荆訪其故老考其遺蹤拜其祖塋驗其銘狀果與傳燈正宗所誌者的切著明歸舟遽取原稿于江漢焚撤之因咬齒自誓曰顯實爲水鑑所賣敢昭告于青原石頭天皇龍潭諸大祖師我若不廢此橐斷此葛藤禍如白水台翁言猶在耳江漢之間一時傳頌莫不心服子路改過之勇今妄人以尼告發而太守公差鎖拏暴其過惡于道路百醜傳播賄乃脫逃所恨太守不知法門大事不能一奮蕭斧直碎其碑以掩日月之蝕或者曰非台翁自碎之不足以了白水之誓故留之以有待也僧豪俯鑑愚忱轉託卯交以廢石改額之權仍屬

之太守或台翁自命一价之使直自爲之則台翁芳名不惟遠播千古而是老死深山亦可無憾也戊申八月杪禪通弟空昰和南奏記時年七十五

晦山復劍叟書云承諭天王碑文原非弟本意弟與洞上諸知識多水乳交好豈肯存生滅心懷人我見作此不中心行壬寅偶閱藏漢上因水鑑兄勤懇求文孟浪屬筆然亦實未到荆州時作也是秋因護國請遂親履其地一到新創天王心疑非天王遺址何故諸家記載皆云城東而此在城南急欲索回原稾水鑑已往儀眞矣豈意水鑑多事刊板傳送且弟署欵不過曰水鑑海兄而已乃自更沙翁大禪師妄自標榜誇張過分豈不取笑識者耶幸近日水鑑兄傳得刻本到山拙作止刊木板未曾上石其現勒石天王者乃一椎關使李護法文也合府官僚及勒石名字皆載碑尾

現册可證辱老法翁見教自媿一時妄作以涉爭端道聽塗說實非信史弟在青原拈香何嘗不曰三宗鼻祖且親到天皇其城西城南豈肯妄爲曲說雖水鑑兄興復古寺亦屬好事然欲以城南而混城西顯則不敢復附會矣拙作幸未刻石不必慮其傳遠前文偶爾孟浪自知懺悔倘有校正理論等事老法翁自爲主張顯斷不怙過也已酉七月初六日靈隱法教弟戒顯再拜謹復

據劍叟書則晦山於撰碑之明年即覺爲水鑑所賣誓將此稿銷廢據晦山書則此稿僅刊木流布未曾上石上石者另一李姓之文然吾嘗見水鑑六會語錄卷十有天王寺碑文乃水鑑自撰又有一荆州天王禪寺中興碑記注康熙元年撰文二十三年立石結銜稱前住南康雲居現住黃梅四祖晦山戒顯撰文又一碑注康熙三年撰文立石二十三年入志結銜稱賜進士出身奉敕提

督湖廣荊州等處地方抽分兼管河道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鄭日奎撰文而未見晦山書中所謂榷關使李姓撰文又卷二有天王寺立二碑兼碑文入荊州志上堂云今寺鼎興重樹豐碑鄭工部顯雲居爲文胡驛憲修入郡乘今檢康熙荊州府志卷三十八藝文祇有鄭日奎撰記無戒顯及李姓撰記志修於康熙二十四年有原任江西管理通省驛傳鹽法道按察司參議江陵胡在恪序所謂胡驛憲也然何以鄭日奎之文撰於康熙三年同年即立石而晦山之文撰於康熙元年至二十三年乃立石耶是可疑也蓋晦山於撰文之明年親履其地即發見水鑑之謬急欲索回原稿又數年而法門鋤宄等諍書出水鑑不得不掩旗息鼓以避其鋒越十餘年而劍叟九十恐其人已卒晦山卒年歲數無考然與陸桴亭陳確菴吳梅村皆同學梅村家藏稿一贈願雲師詩序云

顧雲二十而與予游甲申聞變常相約入山予牽帥不果而師已悟道受法於雲門具和尙今夏從靈隱來云將遠游廬嶽貽書别予以兩八年踰不惑衰老漸至學道一著不可不勉予感其言因作此詩贈之並識予媿也卷十三喜顧雲師從廬山歸詩序又云顧師住雲居十年而歸贈予五十初度詩其落句曰半百定將前諸踐敢期對坐聽松聲蓋責予前約會時方喪亂衰病無家高堂垂白不能隨師以去也卷五一具德和尙塔銘又云偉業稱同學於晦山者四十年矣銘撰於康熙七年戊申時梅村六十而靈隱寺誌七載徐增撰晦山詩文集序云和尙與吳祭酒生同邑年相若又同學才名不相下晦山既與梅村年相若則康熙二十三年晦山亦七十五六梅村康熙十年卒年六三椁亭康熙十一年卒年六二確菴康熙十四年卒年六三晦山詩文集吾未見吾所見

晦山之文止於康熙十一年靈隱寺誌序吾恐康熙廿三年晦山已卒水鑑乃敢用其名立石而荊州又多一僞天王寺碑也廣陽雜記四言氷鑑和上爲費隱和上之孫而獨冠敬和上之法嗣也氷鑑嘗參天童密老人天童曰荊州有天王道場女能重興之不勝如親近老僧耶天王卽道悟道場廢久矣惟存一鐵塊基皆爲人所占和上遂于此發願尋訪久而後得竭力恢復今已輪焉奐焉儼然一祖庭矣天王天皇音既相同其人又皆名道悟皆在荊州亦一奇也由此濟洞二宗各以其所見互相是非浴血而戰兵連禍結至今未已綜予少暇爲彼攷之自有定案矣故雜記五又有天王天皇考所引不出嚴統解惑編範圍僅考出丘玄素確有其人見歐公所錄貞元神女廟詩而已然黃梨洲答汪魏美書早已考出雖有其人不能證其碑不僞卽有其碑亦不能證其

碑必眞晦山可謂實有其八矣且果曾爲天王寺撰碑矣然今水鑑語錄所附之晦山碑何嘗非僞耶非然何不與鄭日奎碑同時立石而必遲至二十餘年後耶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辨丘碑眞僞者可以此爲鑑矣雜記冰字蓋誤玩其詞句繼莊似嘗與水鑑遊也

三　五燈全書諍

五燈全書百廿卷編輯者霽崙超永林野奇孫道忞靜嗣見本書首校閱者輪菴超揆漢月藏孫繼起儲嗣見本書八六皆臨濟密雲悟三傳也書成於康熙卅二年癸酉時永住京師聖感寺揆住玉泉山華嚴寺曾進呈御覽頒內府梨板刊行冠以御製序蓋半官書也書合五燈會元及五燈會元纘續而增其所未備南嶽青原下各迄於三十七世集五燈之大成爲宗門之寶窟與嚴統之

疏陋偏激不可同年語矣

願天皇天王仍信有二人不據景德傳燈而據襲謬沿訛之佛祖通載可云未達一間至洞宗世次悉據洞上人著述本無可議而竟以此嬰一部分洞上人之怒肆其矚諍則甚矣載筆之難也盤山拙菴智朴瑞白雪孫百愚斯嗣也聞永著五燈全書洞宗疊出五代天皇仍撥嚴統特著存誠錄初刻二刻以諍之電光錄又有與霽崙永五書皆諍此二事今錄其第二書如下

事本于眞理貴乎正友朋有切磨之益前有書不見答茲再持問公知洞宗五代疊出乎曾見大覺希辯自撰之塔記乎曾檢勝果佛祖傳法偈之碑文乎一載辯參覺有省覺指禮楷一段因緣親口自述公孫師資顏色相接豈比後人揣摩僞造之詞也一直載芙蓉楷鹿門覺靑州辯云云卽此二碑所載便可斬盡狐疑何必

牽引葛藤搬弄是非邪聖感去二碑不遠舉足便至公若不知何謂窮搜極討邪若果不知妄自屬筆是謂孟浪若知而不取是謂盹目盲心人矣居敕建之寶坊受皇恩之榮寵作此譌謬之僞書欺人誑世清夜思之能無愧乎永公永公何所圖而云然乎不過紊亂别人之統系張大自家之譜牒如此心行恐龍天不佑憲律不容于宗鏡堂中無處著脚三塗苦趣置身有地哉雖然我更爲公謀之急據二碑釐正洞宗世次求哀懺悔猶不失爲正人若堅執續略纘續等書謬辯不從此眞妄人也已矣勿足道勿足道癸酉九月二十日

五代疊出云者洞宗世次芙蓉楷下有有丹霞淳長盧了天童珏雪寶鑑天童淨等五代而後至鹿門覺靑州辯者有無丹霞淳等五代而以鹿門覺直接芙蓉楷者主有者謂無者删倒五代主無

者謂有者蠱出五代各是其是爲洞宗內部一大諍青州辯塔記晩出頗僞無定論勝果寺傳法偈立於明正統十一年亦未盡足據五燈續略遠門柱撰五燈續續涵字寬撰皆主有五代者也蕉菴範語錄三十有攷定宗本說其略曰先老人住雲門時範問及滿祖拈大覺香謂傳洞山二十六代董玄宰撰少林無言塔銘謂傳曹洞二十六代續略則云三十二世何也老人曰前人不謬所謬者後人以大覺無言俱出潤祖之門故叙洞上源流世代并然老僧欲正之而此書傳久若動則費手矣姑存疑以待賢者據鹿門塔銘曰鹿門自覺禪師從芙蓉楷公落髮親依久之契悟出世住大乘徽宗崇寧間詔住淨因政和遷鹿門遂終焉又青州辯自敘政和間參鹿門自覺記莂後覺使見芙蓉道經鄧州得謁丹霞淳宣和間出住青州次補華嚴此是據也而後之續傳燈者祇

收丹霞至天童淨一派而不及鹿門靑州者或世同地異集其所聞見其遐陬絕域或聞而未見不敢擅收非畸彼此今丹霞淳五代疊出爲續略所誤蓋遠門不知丹霞與鹿門寔同門昆季而芙蓉嗣曰淨因自覺卽鹿門覺非天童淨下別有一鹿門覺也今白巖考歷祖出處世數年代眞確無疑且有鹿門墖銘靑州自敘可證吾宗人應尊行以傳後否則終古不明矣

上老人者三宜盂白巖卽位中符與遠門柱同嗣石雨方而二人持論不同三宜則是符而非柱符後著祖燈大統宗統編年於宋宣和元年載丹霞淳寂謂祖燈大統删五代爲誤於南宋乾道九年載天童淨寂引月函潛洞宗世次疑問月函則疑删五代爲合也今錄其說如後

洞宗有祖燈大統之刻見閱其書者多非之非之不一端其著者

沒浮山之代續》劇濟宗之兩祖南濟亦非之而不疑者也其據青州塔記削去芙蓉楷下丹霞淳五世南潛則甚疑而不敢驟決其非者湛然澄語錄嗣法門人明懷編萬曆甲寅師開法雲門廣孝寺拈香云供養北京大覺堂上嗣曹洞正宗第二十六代清凉大和尚乙卯開法徑山拈香辭同而宗門或問原序題會稽雲門顯聖寺住持嗣曹洞正宗第二十七代沙門圓澄撰涅槃會疏諸書自序皆世次炳然今之非祖燈大統者以雲門澄稱曹洞三十二傳世數合丹霞五人然考之語錄則實稱其本師爲二十六代自序則稱二十七代使雲門拈香是則大統之削五人不可非也使雲門拈香非則今天下曹洞宗派不知當誰準也時己巳中秋後五日。

月函本遺民逃禪見後樹泉集章祖燈大統之刻木陳會著寶鐸

醒迷論四篇攻之載百城集廿一月函所見之湛然澄語錄稱本
師爲二十六代似也然吾所見湛然語錄有稱本師爲三十一代
者故同一語錄也甲編者與乙編者異同一編也元刻與翻刻又
異同一刻也初印與後印又異蓋編者刻者印者隨時有所改易
也至謂删削五代者爲欲與濟宗老宿爭坐位則誣詞耳竊嘗考
之洞宗自宋南渡後盛行河北惜其時江淮河漢縱橫萬里悉爲
戰區古剎名藍多罹兵燹歷數百年未遭殘破者僅燕京一城耳
金史八載金世宗言燕人自古忠直者鮮遼兵至則從遼宋人至
則從宋本朝至則從本朝其俗詭隨有自來矣雖屢經遷變而未
嘗殘破者凡以此也然區區一城能保存幾許中國分裂南北隔
閡道人賓身荒谷聲聞罕通譜牒源流遂生淆亂此時爲之也欲
使不生異議應選舉天下同派博學宗徒開大會決定之不然彼

一是非此一是非終無定論也今智朴乃以此諍超永不亦異乎使永而删削五代不又爲反對删削者所諍乎則永固左右爲難者也

其與永第四書則又重提天王之案若有甚不得已者此闗諍所以終不能息也曰二月下旬遣僧持書併存誠錄去獲公欵待歸述所言殊非雅論謂悉據洞宗著述譜五代非臆挪也謂天皇天王據佛祖通載非嚴統也試問永公洞宗著述除淨柱僞說之前更有何說僞說足據青州自撰之塔記反不足據乎僞說足據續略以前諸家金石之文獻反不足據乎請公下一轉語再問永公佛祖通載載龍潭崇信果誰屬邪本朝順治十年通容嚴統出始翻亂藏典據會元小注收龍潭爲天王之嗣撥雲門法眼爲馬祖之所出以致諸山公詰有司公討卒至醜態百出難于爲言今公

集五燈全書不能救正其非且從而效之陰懼罪案久定人所共知故游易其詞曰據通載然通載所載果如是乎余埋頭盤山二十餘年未敢輕易論法門事恐辱宗風廹不得已四次寄書與公苦口勸誡卽欲殺欲割亦不敢辭無他惟冀報佛恩祖恩于萬一耳存誠錄二刻成寄覽甲戌五月十五日

與超永書外復有上張相國素存書云近有妄人突出僞書誣君罔聖靡所不至某眎法如泰嶽眎身如游塵恐辱至道不惜微軀作存誠錄初刻成進呈覽觀今以二刻奉上我大護法不忘宿因俯垂明鑒法門幸甚素存張玉書又有與王侍郞阮亭書云某辱知遇于先生幾二十年不爲不久先生知某戇直不爲不深書札往復最夥不爲不信而先生謂某豈好辯之人哉然事有不獲已者卽斧鉞當前固弗暇避耳或謂出家應忍辱不應辯諍此戸外

之見皮膚之語也昔吾佛世尊有折攝二門降伏外道制諸魔王非一概慈悲以驗其戾亂横誠也今超永根嚴統之僞書引近日之謗言種種繆亂某若隱忍而不敢言此誠法門之罪人也前存誠錄初刻成呈覽今以二刻奉上先生靈山囑累當代鴻儒維持世道不無公論蠶尾集八答拙菴禪師書云侍者至自山中詢知道味甚適大刻存誠二錄具知衛道苦心向所以不奉報者以天界湞杖人與費隱一段公案流傳諸方至今以爲口實似不必又頻筆舌且張無盡行事汀人齒頰其言何足爲有無哉宛親平等豈況鬬諍唯吾師裁之拙菴來書急漁洋答書緩拙菴來書熱漁洋答書冷漁洋所養超於拙菴矣

惟徐華隱嘉炎撰拙菴語錄序頗爲拙菴張目然亦限於丘玄素僞碑一節至洞宗世次局外人不能贊一詞也序有云余于禪宗

雅不能爲楊大年張無垢之入室顧常留心攷證之學于方外典籍時復博稽而詳核之獨惜近者兩宗之爭爲張無盡所傳丘玄素僞碑事無盡之品視無垢不啻薰蕕觀其陰陽于悖卞之間已非君子彼所援附豈足爲信乃欲借以獨張南嶽之軍爲識已陋矣揣菴爭之急辨之疾固有所不得已云無垢張九成序作於康熙卅八年己卯華隱已未鴻博也然鴻博參加五燈全書之諍者尚有潘次耕耒則別有作用者也

石濂大汕住廣州長壽寺自稱覺浪盛嗣不知其是否也著書名證僞錄不敢不言源流就正等攻全書兼攻嚴統攻丘碑兼攻疊出五代潘耒乃作天王碑考反駁之見遂初堂別集四耒非袒全書實惡大汕耳然天王碑考皆陳說無發明遂初堂別集又有致粵東當事書與梁藥亭書答鼓山爲霖書皆攻大汕爲霖道霈永

覺元賢嗣主有丹霞五代者會為書闢位中符同是洞宗而主張與位中大汕智朴對立者也

未致粵東當事書謂大汕明知皇上為聖感寺僧霽崙作五燈全書序而故將霽崙極力詆毀故將御製序所褒之書極力貶剝兼有不顧皇上道德文章之大及累我君王瞞請當今御製序文等語隱然謂皇上不當製序則皆狂悖之甚者又擅改洞宗世系刪去五代則有滅絕祖宗之罪故不得不辭而闢之夫僧人滅絕祖宗與居士何涉而未乃熱心至此

其與梁藥亭書則因梁為大汕作序請梁將序撤回書謂嚴統毀板乃浙中當事一時剖判之事而以為奉旨嚴禁是矯旨也五燈全書業經御覽賜序而痛加非毀是訕上也併洞宗丹霞淳等五代是刪削祖宗也素稱三十四世而忽稱二十九世是紊亂世次

也此皆有傷世教有礙法門之大者弟念同鄉之誼不得已作書數千言規之冀其少知悔悟又謂此在江浙必不能行不知何以得行於貴鄉三十餘年而無人檢點也云云此則侮辱粵人之甚吾見大汕離六堂集序者十五人梁藥亭屈翁山外江浙人爲多中有徐電發釚亦已未鴻博與潘耒同邑而盛稱大汕豈亦念同鄉之誼耶何毁譽之懸殊也

續檇李詩繫三九選大汕詩引沈歸愚曰石濂主廣東某禪院能詩通書理安南國王師禮之以貨幣結往來賓客分三等翰林某以所贈平等作詩文詈之石濂亦以詩文交詈翰林忿入都適臬司某往任廣東屬其猝擒治縲則有救之者臬如其言刑僇遞歸旋殞君子識石濂之不檢而歎翰林之褊窄也臬司許嗣興此康熙四十一年事大汕本諍五燈全書而反爲潘耒所諍以致於死

固夢想不及也。然大汕與翁山交惡後，曾欲首其軍中草，陷之死地。見國粹學報第七十八期選錄潘耒救狂書。果爾，則潘亦效汕所爲耳。漁洋南海集下有詠長壽寺英石贈石公詩，而分甘餘話四極詆之，殆受潘之影響。道古堂集外詩遊長壽庵傷石濂大師云：離六堂深坐具空，低徊前事笑交訌。紛紛志乘無公道，締造緣何創此翁。注：省府縣志皆不言師建寺，深惜之也。余季豫先生言援鶉堂筆記四六論潘向汕索賕事頗詳，可參證。

清初僧諍記卷一終

清初僧諍記卷二

新會　陳垣　援菴

天童派之諍

一　天童塔銘諍

天童塔銘之諍凡二次其一爲費隱對木陳費隱語錄十一與侍御心章徐居士書略云先師塔銘一事關係匪輕去歲孟冬嗣法弟昆會合上公書并王孝廉行狀祈大手筆垂留一碣迨四月望後接尊製塔銘讀之文質兼到不勝欣服但末後嗣法弟昆之名未承紀載某於此殊有隱慮焉方今木陳以代付爲事欺昧諸方嗣法十一人倘不列名則凡受代付者俱得混濫此中天下後世受其欺昧者當何如也且原敘止及木陳尙未及衆請之意與王孝廉所紀之詳在某雖不敢以已意凝人而在木陳豈必無忽略

公書自作主宰之事。果爾。則不惟蒙蔽某等弟昆。抑且蒙蔽門下矣。先師晚年駐錫甬東。道播天下。惟門下與有力。末後光明。還藉筆頭點出。是天童法價冠世。實賴大護法始終之。前公書稿具在。恐浮沉未達。特重錄一通上呈記室。以證其有無。并求詳定原文。以垂世世。

書發於甲申之夏。所諍者二節。一爲嗣法人名不列舉。二爲末及衆請。此乃撰文常例。固可由主者自行填入。無庸諍也。然費隱對木陳不信任之情。昭然如揭矣。徐心韋者。鄞人徐之垣。天啟五年進士。累官江南提學御史。全謝山續甬上耆舊傳。於心韋頗有微詞。然心韋國變後。爲僧居碧溪大音菴。菴有在澗樓。𢑥齋錢氏絳雲樓結搆。自題曰。早已覺來渾是夢。譬如死去未曾埋。士論深諒之矣。

同時費隱又有與廣文客卿張居士書云天童先師過後法門被
木陳大壞妄代先師付法訛僞相傳不勝錯謬此如朝臣不奉王
命私竄官爵罪例相等諒我居士智鑑高明早已了辨不須山埜
再悉數也但先師塔上之銘舊冬嗣法諸弟昆等同具公書敦請
四明徐心韋翁大手筆茲見來稿不列的傳法嗣十一人名但云
某某若干人則吾十一人盡同夫已氏而凡受代付者皆可冒昧
承當其關係法門豈淺鮮者且原文叙述但謂據黃介子行狀及
木陳忞傳云云傳語多有未妥姑不具論即如介子行狀中原只
混稱法嗣不及詳明狀爲求文之贄名實亦嫌無據然其時尚未
有代付一事也況碑垂千古不朽苟置法嗣於若存若亡之間流
弊不大可寒心耶惟居士現身四明文治力易挽回煩道駕撥冗
與山埜法嗣隱元同往一謁心翁痛切轉道此情尤望據王大含

所紀歷然開戴天童一枝燈庶不致爲後人混濫先師常寂光中亦應佩明德於無涯豈惟山楚諸弟昆等永藉荷擔之力已也
客鄞餘姚張廷賓天啟四年舉人鄞縣教諭癸甲之間國事大壞而江南溺于承平尙謂收復可望客卿獨慨然謂數十年來人心喪失其禍遂流于國家今朝楚諸人急須痛自克省先復其本心然後共圖國事不然恐神州陸沉事在旦夕因作復人心說榜明倫堂鮚埼亭詩集八姚江三哀詩所云慨復人心第一檄傳者竊笑聞者嗤豈知天地遽崩裂竟坐此故成陵夷乃信岩疆在方寸不恃高城與深池卽詠其事也國變後入雪竇山中薙髮石奇雲語錄四有受張孝廉客卿爲僧法語曰相逢莫道休官少林下今朝又一人遂爲石奇掌書記名行恂字道嚴號退安晚居妙高峰學者稱妙峰老人杲堂文鈔一有妙峰集序稱爲道嚴尊者木陳

代付一事諸方非難至比爲父亡代父生子見布水臺集卅二復次牧馮居士札則木陳當日之不理於人口可知此天童塔銘第一次之諍也

其二則爲木陳對繼起密雲之寂在崇禎十五年徐撰塔銘在崇禎十七年文載天童寺志七至順治十六年木陳又請錢謙益爲之今附密雲語錄後嘗取與有學集校字句偶有不同大體無異惟法嗣十二人集亦未列舉此爲常例語錄則已一一敘入矣又請銘一節集單作悊公語錄則作悊公門公門公者牧雲門木陳不敢自專引牧雲以爲重蓋所以塞同門之口知前此費隱之諍爲有效也然前諍甫已後諍隨來天下多文人何必謙益天童在甬徐以甬紳久爲天童護法請徐固有因也錢自乙酉後名譽掃地何所慕而求之且錢選列朝詩丁集十二譚元春傳謂天喪斯

文竟陵之詩與西國之教三峰之禪並爲孽於世其與黃梨洲書附今南雷文定後亦謂三峰之禪西人之教楚人之詩並是世間大妖三妖不除斯世必有陸沉之禍牧雲嬾齋後集六摒魔諭亦謂漢公跋扈士庶咸惡而薄之太史錢牧翁特甚然則漢月爲謙益所痛嫉木陳固稔聞之請痛嫉漢月之人爲天童作塔銘其於漢月利乎不利乎漢月之徒之不能不有所顧慮猶費隱也然試觀木陳之辯則何如布水臺集廿二復西遯超道人書云先師塔上之銘久空麟筆剏懷非一日矣去秋所以重請虞山者不過借託文言以光昭先老人之徽烈耳西遯固信山翁決不幸虞山舞弄筆舌而雌黃天下也況三峰爲先師行二之子則於山僧爲同氣連枝手右而戕其左葉滋而掊其根在他人或恬然爲之辱在西遯見諒之山僧斷不出此矣或虞山信筆直書不留餘地

而猶子中如玄墓如靈隱卽猶孫中如谿堂如仁菴輩走一使持片楮焉而問山僧豈可不手勒八行事人請改刻靈嵒之與山僧尤稱當世籍咸者乎見不出此乃規爲布置斡旋虞山又勤勞足下之管城君是謂無識且昧山僧夫以明白之山僧往往見疑於世獨一西遯諦信之可慶也亦可弔也改易之銘卽如命定刊雙白遠來多媟嫚乞爲山僧修飾弗備

西遯卽祁季超梨洲先生嘗曰祁氏藏書自季超學佛一切視爲土苴多半爲雲門沙彌持去賣錢見鮚埼亭詩集六注玄墓剖石璧靈隱具德禮谿堂正嵒仁菴濟義皆漢月法裔雙白王廷璧靈巖護法布水臺集同時又有復靈巖儲姪禪師書云先老人塔銘去秋始託虞山屬筆七襄之報諾以今夏浴佛爲期中間詞鋒有礙漢兄和尚則山僧都未省覽老姪既陰得其事狀何不移牘山

僧俾爲刪改乃假手張靜翁斡旋錢牧老抑復何也雖老婭出乎
機入乎機妙有化裁但用之以待老阮籍則所謂附同氣荷同心
之語又쐻信不由中矣老婭自是天生妙慧山僧深媿賦性顓愚
然則患難欲其相成德業欲其相劭無乃太孤老婭之心耶老婭
言滿天下道徹江湖先老人可謂有子有孫是則借光多矣區區
十八年來松柏既實之枯骨寒原遠煩玉步或有嫌媿得不深山
僧之辠而消老人之福哉乞泯此念荷感尤多改定銘詞謹依雙
白頌宣口諭卽如命施行矣
季超機起去書何詞不可得見然繼起託人斡旋謙益則有學集
十有詩譜之序云已亥夏五十有九日靈岩夫山和尚偕魚山相
國靜涵司農枉訪郡居雙白居士稚菴上座諸淸衆俱集卽事奉
呈四首其第四首云妙蓮花界自圓成法海何因起壘兵少分觀

天知睍澗。多生持地學心平。螻螟地曠當街叫。蠻觸人饒畫角爭。放箸與君同噴飯。須彌盧頂一螢明。

夫山郎繼起。魚山熊開元靜涵張有譽。雄菴僧璧靑。皆繼起弟子。丁闇公明事雜詠所謂大丞相與大司農。左右靈巖侍退翁。此亦木陳妬忌繼起之一因也。木陳兩書。嬉笑怒罵兼而有之。不可嚮邇。計其時奉召入京之謗已到天童。木陳正擬爲僧人之錢謙益。藉新勢力以排除舊勢力。其得意可想也。此天童塔銘第二次之諍也。

鮚埼亭詩集一言。牧齋本與茶村相契。及國初竟陵譚侍講主試江寧。致敬于茶村。如燕太子所以事荆卿者。茶村叩之。則長跪流涕曰。欲先生爲吾家報仇也。茶村嘿然。是日餞別侍講詩有云。海內于今極可憐。江南遍唱李龜年。指牧齋也。而是後操戈于初有

學集者實由之始矣譚侍講篆順治十五年進士竟陵之詩旣有
茶村爲之報復三峰之禪豈可遂無抵抗無獨有偶於是梨洲之
三峰塔銘出焉以梨洲敵謙益在當時似稍弱在後人視之則謙
益豈梨洲比不能不歎繼起之巨眼也碑載南雷文案六其略曰
萬曆以前宗風衰息雲門潙仰法眼皆絶曹洞之存密室傳帕臨
濟亦若存若沒什百爲偶甲乙相授類多墮窳之徒紫栢憨山別
樹法幢過而唾之亦遂受未詳法嗣之抹殺此不附之害也其後
胡喝亂棒聲焰隆盛鼓動海岳開先從而厭之旣飲荆溪而野祭
無祀之鬼開先亦遂爲唐子逋人此附而不附之害也三峰禪師
從而救之宗旨雖明箭瘢若粟師弟之訟至今信者半不信者半
此附之之害也密雲悟公以臨濟第十三世開法金粟師徘徊而
就之雲大喜上堂告衆曰漢公悟處眞實出世先我所以屈身來

此者爲臨濟源流耳老僧從來不易安第一座今累漢公當是時雲雖有憾于師心服其英偉辨博非及門所及姑且牢籠之而及門者多惡其張皇譏搆間作於是有闢妄七書天下視其師弟子之間若水火焉今之議新會者謂其從聘君無所得獨坐十餘年恍然覺如馬之有勒其不宗聘君明甚儒釋同例則師之齟齬于師門又何害耶師卒後廿九年義見儲公于靈巖出師之年譜道行錄讀之謂義曰天童師翁塔銘前有作者自子發之改撰于錢宗伯吾師之塔銘董宗伯所撰亦未備子可引前例爲一通乎義曰敢乎哉昔柳子厚爲大鑒碑劉夢得繼之遂書第二無已則有斯例在乃掇其大者言之

置紫柏憨山於未詳法嗣擯開先雪嶠信於龍池派外謂五燈嚴統也師弟之訟箭瘢若粟英偉辨博非及門所及惡其張皇譏搆

問作。明天童三峰之諍。由同學釀成之也。碑撰於康熙四年。謙益已先一年卒。碑固明言與錢撰天童塔銘對立也。南雷續文案一又有輪菴語錄序云。余上靈巖。退翁集徐昭法。周子潔。文孫符。鄒文江。王雙白于天山堂。縱談者七晝夜。余詩誰知此日軍持下。盡是前朝黨錮人。記其事也。退翁遂屬余作三峰第二碑。此後語錄無不有寄余書札。余或見或不及見。而退翁惓惓之意。不可忘也。繼起與梨洲之交情若此。與謙益則有異矣。謙益曾序繼起語錄。未卒前數月。又曾撰壽量頌壽繼起。然其卒也。繼起輓之曰。笑看東澗寫新銜。則其文果足重耶。

二　密雲彌布扁諍

海鹽金粟寺。當山有碑亭。亭有扁題曰密雲彌布。崇禎間費隱住金粟時。檀越蔡子穀聯璧所書也。後亭為費隱弟子孤雲鑑拆廢。

此匾遂懸丈室樓前。順治末，費隱師弟相繼淪亡，繼起補住金粟，改建祖堂，乃將此匾卸下，另書親聞室三字，鈐溥洸大宗三峯貫子之印，裱舊匾上而懸置侍寮焉。此諍之所由起也。密雲者，天童悟號。金粟者，密雲舊道場。然匾非密雲手書，詞非密雲自擬，子穀偶爾拈毫，費隱歎爲巧合，本山門恒有之事，無不許侵犯之條，孤雲既可拆亭，繼起何不可糊匾。然木陳則視此爲攻擊繼起之最佳題目矣。於是反正有錄，杜逆有說，聲討有書，其書名復靈巖儲姪禪師書，當未寄達時，已傳播諸方，並欲付梓，經人勸阻，卒刻入布水臺集第廿二卷。熊魚山爲本師緩頰，木陳竟予以一掌，緇素大譁，與前此所希聞也。其書略曰：

山僧向來於猶子之中，眎吾姪爲最厚，以至忘名分，夷高下，甚欲舉爾住持天童，愛爾施設文言，豁達將來德業聞望，殊有可觀也。

不謂爾於先師包藏禍心筆舌譸張雌黃無忌山僧由是疎爾瀆爾不爾聞問者七年去歲聞爾遷金粟往來僧俗謂爾弁髦先人欺侮尊宿稱師翁則曰天童大師祠三峯覺範則曰振祖之堂北堂有先人廟貌弗躬弗親旬香月燈潦草塞白而已山僧以爲金粟道場乃先師發蹟之鄉在他宗之人承而襲之不與食德報恩之思且非人類矧爾孫子梟獍爲心始終一德嗟嗟密雲彌布之扁何刺爾瞳亦自書親聞室三字糊之又糊抑何喪心悖理欺祖逆天若此之甚哉昔人謂黃檗勝亦奇衲子但晚年謬耳今爾晚年則一味窮欲極奢抑人揚己慢山突兀高踰須彌貪慾汪洋深淪滄海出入務同卿宰則丹塗香柏之舟招搖而過市焉受用擬埒王侯則采買定窰之盌羅列而陳餐焉服御遊從勤求精妙罔思歲比荒歉室十空九今我身衣口食非由諸天報德要皆信脂

檀嘗減割妻孥施我而營福者也久欲向爾深規切諫慮爾驕矜傲兀不能盡厥所懷今因爾侮慢先師之故始得乘間有言所冀改往修來化凶爲吉否則福消報盡厥戾非輕恐不止頓足扼腕之追矣

書作於康熙元年時木陳年六十七繼起亦五十八矣所以爲繼起罪者糊抹密雲彌布扃外一爲奢侈一爲兀傲尙有關涉靈巖樹泉集一段將於次章述之曩讀鮚埼亭集退翁和尙第二碑知繼起爲浮屠中之遺民能以忠孝作佛事足比宋之大慧杲不知其爲木陳深惡至此也然木陳此書傳播後繼起未聞致辯僅有門下周居士靜香名荃者致書木陳爲之調護附布水臺集來書中可略識此諍之顚末書謂雙白居士於七日過南嶽歷言和尙待法姪法孫之寬大仁厚而緻植繼堂頭尤深篤自知孤負老人

處甚多聞督責之語跼蹐無地惶媿欲死其來非泛常可默會也荃叨爲法嗣何敢向人一句今法戰已勝小杖渠已全受義無再加大杖之理學人傳語云有致靈嵒一書欲付梓工荃清夜思維似可商略伏乞以稿見擲令荃與看使之感服尤勝刊刻倘以荃言爲不然亦祈過吳門面呈一切商萬妥而行可也總在先師翁一脉曲全之幸甚幸甚

木陳復書略謂金粟一席乃先人起家之地頃以主失其道門徑荒蕪殊可惻愴因過武原擬商諸檀擇一代司俎豆之人始覩靈嵒所作所爲日以陵毀先老人爲事他不具論即密雲彌布一扁糊抹至三況其小者此山僧聲皐致討扶綱維常義不容已來諭述王雙老代渠修飾謂自知孤負山僧處甚多山僧自念道凉德儉何能于尾大不掉之人有所斟植獨是先師爲祖繼起爲孫以

孫爲祖爲不可長此厲階耳靈嵒身爲人天知識非狂非惑公然陵毀祖翁必聞山僧督責之語而後跼蹐無地惶愧欲死者豈不零仃洋裏更歎零仃惶恐灘頭重說惶恐乎極知尊意爲先師一脈開曲全之路然其告文自白素非先師一脈奈何奈何與繼公書臘底旣封緘俟新春寄託轉致幸專人來附上靈嵒爲感

此復周靜香第一書也尙有第二書述熊魚山受辱事魚山爲繼起入室弟子以剛直聞天下前此天童塔銘之諍魚山曾斡旋讓盆此諍發生魚山亦在譏人之列顧措詞切直觸怒木陳木陳直提汝旣爲靈巖嫡子便須認得我家宗派汝非吳江令我亦非吳江編氓遂當機一掌斯時魚山啼笑不得一座紛紜不歡而散吾草明季滇黔佛教考曾於法門紛爭篇述丈雪庭折木陳木陳不敢與校同是法姪法孫昔何其怯今何其兇昔爲順治十三年在

東甌庭決大杖之後今爲康熙二年在萬善衣紫榮歸之後也魚山雖遺老而木陳以新貴驕之欺魚山君子耳使遇丈雪還奉巨拳木陳又將何如乎今將周齋香第二書錄後

獅駕行急未及逃荃是夜同雙白至檗菴舟中一段話檗公楚人帶性負氣其平日文章施設全從氣骨上發揮虛衷剸物以通彼我之意本非其能然任事既剛認過亦勇昨代靈嵒下山之時原爲本師禮足而來豈嘗有宰官在意任心之過以至傷於坦率如爾汝之呼重房輕扁之論同來者皆爲縮頸搯指而彼尙不覺悟其不留心於禱問可知矣老人愛人以德不忍姑息養其過誤翻手一掌當機剪截能父母此時似冷水澆背𨇠然一驚然後知老和尙一片婆心無非慈愛子孫至意不忍以門外疎親相待也舟邊語次皆是銘感之詞但云老和尙如是慈悲非惟寸中知之本

師亦知之今日原爲本師而來旣承提誨卽可云榮及本師老和尙從此可以釋然如杜逆反正諸刻似宜寢閣議論俱可歇息矣荃今日不避杖叱敢復進言荃等婿宦後學道之人修持未熟每於不及檢點處露出本來習氣兒檗公生平以骨氣自負固不免偶錯要其初來代師禮足之誠蒙誨後受過不辭之勇皆足仰祈慈炤鑒諒于語言事迹之外若云必反正必杜逆則老人一掌示其意矣而又多乎哉萬祈弘宥寢此諸刻不日容同雙白居士再叩函丈代荆何如

檗菴魚山僧號婿宦後學道之人修持未熟每露出本來習氣此梨洲所以誓不入其局也豈獨梨洲淸初三大儒顧王二先生皆不喜佛藎齋詩話言方密之閣學逃禪潔己受覺浪記莂主靑原屢招余將有所授誦人各有心之詩以答之意乃愈迫書示吉

水劉安士詩，以寓從臾之至。余終不能從也。南雷玄定八黃澤望壙誌，則言余於釋氏之教，疑而信，信而疑，乃爲澤望反覆之，終於不可同而止。而澤望則穿剝三藏，出觀今之所謂宗師，發露其敗闕，亦遂牛毛繭絲。澤望梨洲弟宗會也。魚山既入其苙，蔣言往愬，逢彼之怒，讀柏舟之什，能毋與受侮不少之感乎。然未陳復周靜香第二書，則已放過魚山矣。書云，

來翰述南岡艸堂山僧與檗菴一掌，及居士規諭檗菴之故。菴山僧原以祖宗一脈待檗菴，若檗菴果以吳江知縣自待，則是門外人，又何必干預吾家事。抑山僧縱年邁，敢云非沙門釋子，然則掌檀越且不可，況掌吳江知縣。唯檗菴自任爲靈嵒法子，則靈嵒亦是我家子姪，山僧何可以家法繩之。況檗菴哉。聞檗菴因居士之言，郎幡然悔悟，還是讀了兩行書，到底知文識義，不敢自越倫常。

雖然檗菴唐突老僧不過措大家一時腐氣倘屬無心之失不審靈嵒又何心行種種毀侮師翁落之于筆見之于書以至糊抹先師名號使凡在先師門下者莫不聞之疾首見而痛心非但山僧毅然有說即古南亦正言對使璧還趙珍豈非事關彝倫義難緘默所謂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者乎唯高明其鑒裁之

木陳自言年邁然是年魚山亦六十五少木陳三歲耳老而逃禪仍不免受辱梨洲贈魚山詩盡翻諫草支那逃危舉僧條同室讐脫得朝中朋黨累法門依舊有戈矛即指此夫為道而受棒喝常也為事而被掌前此所未聞此士大夫非常之辱也然木陳對魚山已放過對繼起仍不肯放過周靜香所求在寢反正杜逆諸刻今木陳復書舍此不提而金粟反正錄杜逆說仍刻入布水臺集則始終視繼起為大敵也其必引古南為重者亦懼力弱焉爾古

南卽牧雲有五論闢漢月繼起見後章

三　靈巖樹泉集評

樹泉集者蓋取樹植法源之義繼起順治辛卯壬辰語錄也鮚埼亭集退翁和尚第二碑言丙戌以後東南之士濡首没頂於焦原相尋無已而吳中爲最衝退翁皆相結納從之者如市辛卯竟被連染惜文獻脫落弗能詳云然吾從諸僧錄中細爲鈎稽尙可識其大略辛卯者順治八年舟山之役甬士殉難者無算木陳繼起均曾閧法天台故同遭白簡事發之始木陳曾致書繼起言前數日亦風聞此矣其詳不可得知也天城來始審中間委曲彼婦之口可以出走今昔其有同然哉但山僧自念法道波靡誰揭狂瀾而東之惟老娙與山僧共有此心然山僧老矣無能爲也已老娙春秋富強正可行道利生識今不必問其事之眞假禍之重輕繼

有彌天過患山僧自出頭承當千祈老姪穩處釣舟一切坐斷即山僧起倒亦不煩挂念

書載布水臺集二八曾經點竄與否不可知因布水臺集之刻在與繼起鬬諍之後也集中又有復覺浪和尚書言專使去後即與靈嵒繼姪赴鞫東甌庭決大杖歸聽臬司研審想別無重辟可加也所不去心者吾師未出始孰竊以爲憂昨常禪至自石頭聞已飛錫天界寧第爲吾師喜喜羣氣雲從將有在田之見耳但道與世喪人心正危猶然天地閉而未開之象倘冀吾師斂翮集叟相時變動杞人之憂出自眞誠知不我誕也

順治五年戊子覺浪會以論道書中有我太祖皇帝等字爲忌者所告繫獄一年後以其書作於崇禎獄始解覺浪門下遺老亦衆囑峯倪嘉慶無可方以智其最著者也以故木陳復爲覺浪危然

卽此可見世變之來宗門不能獨免雖已毀衣出世仍刻刻與衆生同休戚也牧雲嬾齋所集六有與木陳書亦作於此際曰古人弘法羅難何代無之如石門棲賢覺範皆英偉奇傑之人自經世患而光明愈赫赫難掩苟不經憂患又誰見其英偉奇傑也言雖如此然大難當前非養之有素者鮮不張皇失措此臨難毋苟免之所以垂爲大戒也退翁第二碑言辛卯之難寺中星散歸安故諸生董說獨負書策杖入山以是尤爲時所重其後居堯峯名南潛云

徐昭法居易堂集二與堯峯月涵和尚書曰杞人之天既墜然豈無斷鼇足而柱之煉五色石而補之者鄙意百凡宜以靜鎮之卽此天而終墜矣尤宜以靜鎮之何也動固無益也況人定自能勝天乎近者頗聞山頭不無紛紜我心悵然及雙老札來云一衆星

散我心益悵然及聞道兒獨襆被書卷振策登山不覺以手加額曰賴有此耳宋紹興中金亮南侵兵燹采石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獨張魏公以一小舟徑進一軍見之以為從天而降遂以退敵今以合眾下山之時而道兒奮然獨往何以異此古德云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為今日若無道兒一人不幾疑此語為欺我耶亦不幾令天下後世謂法門無人耶心折之至不覺開懷饒舌惟心亮之近來聞見頗多不愜鄙望處獨賴道兒一人為狂瀾一砥耳并望敬致老和尚為萬世觀瞻不佞弟不勝手額望之

謝山之言蓋本諸此月涵即月函南潛號術石齋記事藁七亦有南潛傳記其事雪橋詩話續集一所偶誤為錢辛楣撰者也讀徐昭法書可見當時風聲之緊急事態之嚴重然大庾韜之溺死即

為赴此難而來桐菴文稿棗林雜俎和集皆有傳言其溺斃而未言其赴難樹泉集有偶哭之紀蔭宙亭詩集十一亦有詩哀之云弘法乃嬰難東嘉質獄行不啻如劉虞趙吳夢難成百程烟水渺一葉布帆輕風波忽反覆昏黑隔柴荊馮夷見恨晚河伯笑相迎浩氣橫滄海松風濟玉笙殉師患難忘重道形骸傾崢嶸山嶽立為世作楷程注靈巖翁弘法嬰難質獄永嘉師聞自台趨覲舟至平望怪風覆舟師溺水中屹立不傾大庾本名趙庾崇禎十六年進士國變後為僧受靈巖記莂名行韜此赴難之最顯者不獨南潛也

嬰難之經過略明則可進言靈巖樹泉集集有靈巖學人昭柄序昭柄即徐昭法也序曰事之從歡喜讚歎中出者其事不立道之從安樂愉快中得者其道不明故子輿氏曰然後知生於憂患而

死於安樂也生者道在之謂也非偷視息全軀命之謂也苟道從吾而明前吾之聖相得益章後吾之聖示之周行則九死猶生也千百世猶生也而欲安常處順飽食煖衣以希之吾知其沒世而無遇也靈巖儲和尚印宗之所稱肉身菩薩實誌之所稱傳佛心印者也海內緇素翕然宗之而辛卯壬辰之交誤罹世網幾蹈不測賢士大夫無論知與不知皆殫竭心力欲脫師此厄如手足之捍頭目而師怡然受之身入湯火無所辭避今其言具在可覆按也其佛法非不學者所窺而讀其書問詩偈可見其衞道之嚴任道之重其與諸方往還言及續慧命寄道統則義形于色勤勤懇懇若恐當吾世而墜地者至于吉凶禍福則曰此定業也曰委然順受也非所謂不以其道得之不去者乎曰使眞宗不墜雖此身碎爲微塵猶爲幸甚非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乎曰果自反無

愧卽有意外風波自然久而論定非所謂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者乎曰道人家得力全在不如意處曰鑊湯罏炭褱裳就之非所謂無入不自得而見危致命者乎嗟乎何其深有合于聖人之道也夫日月光華照臨無際而一經風雨薄蝕若愈增其晶瑩皎潔者古之人有行之者矣大慧弘法嬰難竄謫梅陽嶺海瘴癘非人所居而緇衲奔湊法席愈盛識者謂其所說之法函葢天地囊括宗乘無他憂患成之也師不其然乎

居易堂集十又有書先文靖公壘刻後贈靈巖老和尙一文曰嗟乎此先文靖公自初筮仕以及畢節十八年中見危致命之死不渝之手澤也乙酉之禍先文靖從容止水枋痛悼罔極卽倩臨摹善手勒之貞珉嚮搨百本非其人不示也癸巳秋靈巖大和尙以樹泉集屬序於余見其往還昕夕率多遺民故老而所爲流連風

景舉目山河者又多殷麥周禾之悲焉此實唐宋以來諸大善知識中所絕無者也余故特出篋中藏本裝潢成帙致之座下乞師卽以忠孝之旨衍說大法庶使毫端碧血直爲人天光明幢乎讀此可略知樹泉集之內容然孰知木陳之諍卽由是起也前章言木陳聲討繼起書有關涉樹泉集一段今錄如後

最可恨者本一南通小販專賣李四囂虛如山僧居廣潤時爾應臨海天寧鄰封打齋諸山常惫爾則載之語錄曰廣潤某和尚請師上堂嗣後山僧與爾同遭事議名挂按君白簡爾時祇託天城傳一口信上山僧旋卽門封戶閉杳不知其所之矣山僧裁答爾後自分臨難不可苟免徑詣臬司投到遲爾三月始來至明年質獄東甌爾則不勝怨天尤人及乎杖決憲庭爾之徒屬益怨山僧剛愎自用輕出累爾卽爾亦謂此行不是法叔老和尚小姪不願

有生何事畢之後遂有如許誇張之書見之樹泉集哉豈非爾生平之言類皆妝點出來以欺世盜名者乎昔也披君參奏劾爲妖言彌勒下生今則以彌勒後身自命矣然則當日何不一欵招承必高叫寃天以求哀赦其故何也昔也台邑圖形杭都畫影露布長書會打繼起賊禿今則以天台古佛自居矣然則當日何不臨凡降世化導衆生必遁途畏過黃嵒偏僻遠遠家子又復何也則是爾欲欺世而世不爾欺爾欲盜名而名不爾盜究竟一文偷不得至今空作不良人非爾之謂與他若千籠百絡結勢要權謀徑山攘金粟正晝攫金之態蚖蛇戀窟之羞魔梵修羅之大慢過慢增上慢火刀血塗之苦因惡緣極障緣皆爾一身占盡矣

木陳之誶如村婦駡街殊失善知識體統黃梨洲至平陽木陳弟子曾出百城集請爲删訂梨洲序之曰世無文章久矣釋氏爲尤

甚釋氏以不立文字爲教人亦不以文章家法度律之故今日釋氏之文大約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嗟乎無言則已旣已有言則未有不雅馴者山翁之文亦不免於堆垛妝點然稱情而出當其意之所之旣不顧人之所是所非并不顧已之所是所非喜笑怒罵皆文心之汎濫如是則於文章家之法度有不期合而合者矣有於習染之㴱㴱乎今百城集無此序而仍用布水臺集之錢謙益序吾在南雷文定後集發見之木陳謂樹泉集之言類皆妝點出來梨洲謂山翁之文亦不免於堆垛妝點抑何針鋒相對也然樹泉集順治十年已刋布矣木陳何嘿爾而息至康熙二年始與密雲扁事并案乎蓋木陳始與繼起競遺老勢力不勝繼以新朝勢力競繼起之遺老勢力亦不勝乃憤而出此噫異矣居易堂集二有與靈巖曇應和尚書言風波之世鬬諍之交誓不欲以此身一

涉其間故今不特欲口絕譏評亦并欲口無讚歎恐一有讚歎則又爲不讚歎者生嗔如何如何此語并可一呈老人使一開笑口且以見不肖之所存也曇應名文杲孫愼行猶子亦繼起嗣昭法標榜繼起太過遂爲不喜繼起者生嗔標榜亦須有限度乎然閱一年繼起六十昭法爲壽序又讚歎如故序見居易堂集七其言曰

余不敏獲侍吾師十有七年矣俯仰十七年中法門之多難世網之高張人事之日窮天心之未悔於吾師一身之所遭逢而一切可駭可愕可歎可涕已不啻吹波而熉燄矣吾師或談笑而麾之或不見不聞而置之弘法嬰難命如懸絲荷擔大道者固然而吾師今日所爲固極難耳不爲毘邪之杜口則衆伎不息不爲子輿之好辯則大道不明且異乎吾者之爲異其異小同乎吾者之爲

異其異大以事爲諭訾其害淺以道爲諤訴其害深而吾師皆任之而皆受之故曰吾師今日所爲極難也甲辰春二月八日爲吾師六十壽誕之辰名公鉅卿操觶稱祝歡喜讚歎而余獨貿言其訕者阨者以爲吾師壽自以爲知吾師獨深也名爲言訕者阨者而其實仍爲讚歎同時吳梅村壽繼起詩有不羨紫衣誇妙相惟憑白足徧諸方之句亦隱指木陳此諍所以終不息也

四　牧雲五論諍

牧雲五論皆攻擊繼起師弟之詞作於康熙初元刻於康熙十年牧雲卒後則未知果爲牧雲撰乎抑假牧雲之名以行乎密雲悟之下二牧並稱而木陳自赴召後聲勢赫奕識者鄙之牧雲則始終烟水一舠深自韜晦門庭壁立見者望崖援鶉堂筆記四九言牧雲居嘉興梅里一村寺沐塵盛興從謁之閉門不見曰我方出

世子入世矣相見爲是二牧晚年本冰炭也然木陳攻擊繼起師弟仍恒引牧雲之言爲重自審新朝勢力不足懾遺老之心不能不借遺老所信仰者以爲聲援此五論所由刻也康熙二十七年五月緇素公集虞山毀五論雜詩板吾求之久而後獲五論者一叛師二謗祖三惡狹四憫愚五攝魔凡七千餘言並雜詩十餘首刻嬾齋後集後卽爲嬾齋後集之第六卷

其叛師論曰天童老人謝世二十餘年矣與福洞祖又先之二十載時日益遠漢公之事何言哉惟是靈巖爲三峰子作天童孫不能蓋父之愆重興茂祖之訕近作年譜揚詡其師陰抑洞祖若不有當年及門一事尊卑倒置教育推開壟斷爲心滅倫欺世是可忍乎余雖衰廢忝在父行重感人心之傾危少疏往日之情事託之歌詠且感且歎其間祇述漢公之悖若寬假於靈巖者何也靈

嚴之悖漢公謂之也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謳無意移俗而漸染若是況漢公生平所爲著於筆墨見之行事朝夕教誨其子式穀似之則無父無君無師之心乃靈巖之素習也伏聞世祖皇帝日應萬幾留神內典覽三峰抗天童老人之書雷霆赫然斥爲敗類之夫以此知佛祖之徒雖處世外而師尊弟卑罔違名教孰謂三峰蔑倫害理遂寬斧鉞之誅乎

漢月年譜作於順治十八年木陳北遊集亦刻於是年密雲崇禎十五年卒今云謝世二十餘年又引北遊集述順治斥三峰語以是知此論作於康熙初元也興福洞祖者洞聞法乘見五燈全書百二十牧雲剃度師亦漢月所嘗受業者也論名叛師論末忽謂無君爲靈巖素習危言聳聽與牧雲平日之言不類繼起號稱以忠孝作佛事烏得謂之無君但不與木陳等同其君耳

其譬祖論曰、靈巖既扁其師初受法處曰親聞、則是幸其師面聞是法於天童老人也、古者有舍全軀而乞半偈、其重法固如是也、若是者宜何如酬天童之恩、而不負天童之以大任授而師及而孫也、若之何狃而師之悖蹝而師誣而祖也、則所謂親聞者又將何以自解焉、噫人道之不修、倫理之不講、而儼然踞佛祖位、稱人天眼、卽世俗可愚、而自揣其中爲何如哉、夫子曰汝安卽爲之、夫如是則非天童見絕於靈巖、而靈巖自不爲人類久矣、夫何責哉、

親聞室者、繼起自書懸於金粟侍寮之扁、亦順治十八年事、已見前章、吾謂牧雲五論、實爲木陳聲援、至是又多一證、

其惡狡論曰、疇昔漢公會事洞祖矣、山中之人稔知其心術、則其嗣天童也、猶之乎事洞祖也、始而親之、尋卽背之、始而尊之、尋卽叛之、曾不少變其習、何哉、漢公畏人磨礪、洞祖於法乃奪其意見、

遇事則懲其狠戾宜其背也漢公喜人稱揚天童乃直判之爲知解宗徒宜其叛也由是觀之漢公豈欲有其師尊其教踐其實者歟特恐名譽之求而弗得也故其背洞祖則棄如遺矣叛天童乃陽附而陰排猶有不能舍之情何也洞祖者本色住山人也無機智襟懷坦蕩不汲汲於榮名利養漢公以爲如是而已矣不足依也天童老人者有過之也衆星羅天明者獨月爝火雖舉太陽莫倫意今臨濟之道舍天童奚適哉則非附天童而我之名不揚非借天童而我之法不行故雖不欲有其師然不得不師雖慊天童而卒不能舍天童也靈巖蓋是則是傚者也雖然如是而止漢公未大爲狡也惟其意更謂今之海內但知有天童則天童誠愈己也又嘗卑我爲知解宗徒矣柰之何哉於是復張其說而駕天童之上曰我法勝於天童或詬之曰子之法苟勝何反屈於人則以

紙上源流未得爲解嗚呼豈海內之尊天童在一紙源流耶此一妄也亦一狡也其說與北遊集毀三峰之詞無異吾故疑有人假牧雲之名以行也

其憫愚諭曰瀉山云道人之心質直無僞夫漢公之謗師毀師行詐法門誠不可以訓世今已再世矣其風固不可長或曰靈巖亦好大喜名者也其家風信然余曰名者實之賓古聖賢之名皆有可稱之實實者本也今靈巖阿其師習其僞喪其本初不知取名之道彼所取者不過著靡受用嚴飭門庭倚仗聲勢博目前愚子贊歎之名而已豈正人君子有德有行百世不朽之真名哉

夫謂繼起好大喜名似也然謂繼起所博爲目前愚子贊歎之名則當時之歡喜贊歎繼起者莫徐昭法若昭法爲愚子則必國破從新朝北闕官高依舊老東林始爲智子也康熙十一年繼起卒

時五龍已刊布昭法仍不避愚子之名爲哀詞贊歎如故曰昔昌黎廬陵爲吾儒豎赤幟而濂洛以下諸儒復揚其波詆訾佛道幾同楊墨歷千百年固儒曲說牢不可破而荷擔佛道者未能一辭而闢之何也垂世立教實以道而不以言在躬行而不在鬭諍也苟無其道言之何益苟非躬行諍之愈損惟吾師一以忠孝作佛事使天下後世洞然明白不特知佛道無礙於忠孝且以知忠孝實自佛性中出則吾師之於佛道世道爲何如故于其逝也無論知與不知皆爲流涕憑龕一哭聲若崩城嗚呼可以見人心矣或曰吾師之以忠孝作佛事可得聞乎滄桑以來二十八年心之精微口不能言每臨是諱必素服焚香北面揮涕二十八年如一日身爲法王年垂七十而明發之懷孜孜靡已有非賢士大夫之所能者吾師之忠于國孝于家者如此而又推其忠孝之心以翼茈

生全天下之忠臣孝子不容悉數即嘗爲不肖枋排大難禦大患者謬以枋能無毁先人之志孝也必使枋能無失故國之身忠也詞見居易堂集十九惜牧雲已先一年卒不見昭法贊歎之詞然木陳則猶及見之未識生嗔奚若耳

五論最末爲攝魔論曰夫言謗師毁師憎師嫉師法中大魔乃華嚴經中普賢菩薩語耳不責爲兇徒不責爲逆子直謂之魔何哉以魔有大力故也漢公不然自闢書出垂頭喪氣凡至道侶家見有闢書即收去見天童會裏人即匿迹避影風聲鶴唳疑皆晉兵以是觀之漢公又非有膽氣强有力者似未可謂之魔但撓亂正法謂之魔亦可

是魔非魔吾人不辨惟謂漢月見有闢書即收去似非事實吾嘗見繼起重刻天童七會三書序言弘儲於崇禎癸酉在萬峯侍者

寮見此錄歎曰大人哉用處乃爾爾丙子丁丑見此錄廣布鄉邑迨壬午以後問之來學禪林中流行漸少空山無事閒行至香乳寮復見此錄慮其日久湮沒隨命刷印房重梓流行弘儲生平逆順因緣一切消歸向上卽先三峰和尚前後復言慮不知者謂事屬於爭概不行世茲刻蓋以昧昧然傳天童者唯恐是書之不行道豈有是非勝負乎哉據此則繼起師弟見闢書不特未嘗收去且嘗重刻流行攝魔論所言豈非出於裝點乎故吾始終疑五論非牧雲所撰也

王士禎居易錄二七言予嘗讀三峯藏禪師語錄及五宗原以爲末法中龍象其提智證傳闡發臨濟汾陽之旨欲遠嗣法於寂音亦天童之諍子也而牧翁列朝詩謂三峯之禪爲孽於世誠譏如此豈別有謂耶此猶門外之言若覺浪盛則固當時巨子無所偏

倚覺浪語錄十一有靈巖夫山儲像贊曰濟下已作之宗快不可無天童又不可無三峰更不可無夫翁問誰爲靈巖知己莫不是棲霞老僊可以結束兩家之諍矣

丁闇公明事雜詠云三峯漢月古禪堂鐘板飄零塔院荒是道是魔吾不解山門竟有蔡忠襄注蔡忠襄懋德爲漢月入室弟子在太原圍城語人曰吾學道多年已勘了生死今日正致命時也雍正揀魔辨異錄爲漢月作並令天下撤其鐘板又稱漢月爲魔藏潭吉忍爲魔忍據南雷文定後集四張仁菴墓誌仁菴名岐然字秀初叢林稱仁菴禪師天童三峯有宗旨之訟三關七闕三峯歷於師弟之分幾如鄭綴潭吉忍在安隱作五宗救以申三峯之屈大概多出仁菴三峰之道賴以不墜梨洲入哀詩曾入南都防亂揭旋參安隱救宗書郎詠其事也仁菴國變後爲僧名濟義雍正

而知五宗救出仁菴也必將斥之爲魔義矣門多忠義亦易爲不喜者生嗔尙何言哉尙何言哉

宗統編年康熙二十七年條載鶴林牧雲門和尙寂已久時刻其嬾齋後集末附五論雜詩皆毀詆三峯靈巖之語鶴林法孫雪鑑秀峯兩和尙皆云論詩之刻爲人所誤親賫板至虞山興福集闔邑士紳耆舊禮佛懺悔劈板焚之鐵牛居士錢湘靈七十九老孝廉札報許靑嶼侍御曰是役也非爲三峯奮螳臂正爲古南拔禍箭耳祥符蔭曰佛祖住世各相讚歎稱揚以引衆生信向增長福慧未聞有毀訾雌黃退人善根者書之以示立言者不可不愼毋逞一時之媢忌而爲正人公論所不容也紀蔭繼起法孫錢湘靈檗菴法子其祖三峯繼起固宜然不若覺浪盛中道而立之言爲可信也

淸初僧諍記卷二終

清初僧諍記卷三

新會 陳垣 援菴

新舊勢力之諍

一 雲門雪嶠塔諍

丁閶公明事雜詠又云天童法嗣滿人寰萬善巾瓶奉御顏獨有獅翁不傳拂心香雙辮壯河山注天童悟弟子多開堂說法道忞亦其一順治間召至京住萬善殿雪嶠名圓信與天童悟同得法於幻翁獨不傳法惟授金陵殉難之黃端伯與浙東死事之徐啟睿時稱雙辮香結埼亭詩集一有雪嶠和尚雙辮香行雪嶠之開堂徑山也從之者三千人顧未有付法相傳最後得江西黃端伯即付之及徐啟睿至請曰某或亦端伯之亞也雪嶠相對而笑亦付之後二公皆殉國說者嘆雪嶠之冰鑑也而木陳撰禪燈世譜

於龍池派下，獨削去雪嶠，今續藏影印本世譜有雪嶠者，後復增入也。北遊集三載上見禪燈世譜曰：此書老和尚集得極好，但幻有傳和尚下因甚不載雪大師。師曰：本有名字在磬山前，因雪師自謂上嗣雲門，始刋去其名。據雪嶠自述，則當初在山陰看雲門語錄，得他的力，豈可忘卻，所以一齋拈香供養，諸方便道徑山遠嗣雲門，其實不然云。然何以後來世譜又增入雪嶠，則以順治之推崇也。

北遊集六有越州雲門寺興修疏引云：今上好善忘勢，居然古帝之風，而嗜道求賢，不間芻蕘之賤，爰自己亥仲冬以來，徵車四出，博訪禪門耆宿，而余亦忝辱天書下逮，馳驛上京，蒙上恩遇，待以不臣，每當叩擊玄關，未嘗不虛己潔誠，勞謙選問，尤復祸懷先德，企慕前修，然獨於雪嶠老人之高風逸韻，日理於口，殊切景仰之

思及余辭闕還山倘以道影購求是託則今上之於老人豈非夙緣有在者邪夫越州雲門寺海東望刹也雪嶠老人實發迹於斯開悟於斯闡法於斯歸眞窣窆於斯喆人遂往曾幾何時今僅數椽屋矣復爲風雨之所摧剝吾聞君子愛其所親敬其所尊凡爲臣若子于君父之所重疑莫不皆然昔者曾晳嗜羊棗曾子不忍食羊棗羊棗一微物以吾親嗜好在斯焉且不忍食之矧今上之嗜好老人如此而越諸賢士大夫同爲臣子顧于君父所重之人之室廬忍聽其隳敗不一出手匡扶之豈理也哉余還山過越適道際上人以興修雲門之疏言來告故余不序次雲門之往蹟何如而獨播宣上意者蓋欲越諸賢士大夫知宸衷攸尙將廣推愛敬之思當有以仰體君父云爾

此不陳第一次以其新君父之嗜好告越人也新君父旣嗜好雪

嶠則禪燈世譜不得不仰體新君父之意增入雪嶠北遊集卷首又載有御札云錫杖還山時縈遠念茲覽音問式慰朕思來件言旋裁書附往並有欲語者朕每念法門輒景先哲知雪嶠大師藏塔卓立雲門後學諸方應共瞻仰比聞山界雖分基址漸圯恐年深人遠陵毀堪虞今特捐五百金重爲修治雖未必足窣波之費然經朕一爲整葺人必改觀起敬自不敢復行侵侮矣禪師重念儀型久懷崇飾當勉爲經理承朕敬禮尊宿之義以副夙心故茲特屬禪師其悉之此札並載康熙紹興志五十六雪嶠傳雪嶠卒於順治四年塔雲門右隴距木陳入京之歲不過十一二年塔址何至傾圮竊嘗疑之初不知木陳藉此以與具德諍也

具德弘禮亦漢月弟子久住靈隱與繼起齊名康熙六年卒宗統編年諭之曰鄧山靈巖靈隱海內稱佛法僧三寶靈隱門庭甲天

下學衆滿數萬指不滅南宋佛海時具大方便有大慧圓悟不及施之手眼至沉幾駿發則又度越於古雲門眞歎唖廻天揚眉倒日故能擔荷如來稱後勁評子也晦山爲具德行狀稱師受江北請轍環一轉萬人擠擁時適盛夏揮汗成雨至洗浴水一時呷盡宋元以來法門罕見故師有偈曰五千衲子下揚州百億瓊花笑點頭七尺烏藤行活計憑何面目得風流此偈流布海內外其盛若此木陳好諍對繼起頻加攻擊既如前卷而對具德則未嘗以一矢加遺抑又何也偶閱續甬上耆舊詩七二有錢布衣豹過育王寺一絶云雨過松堂靜秋來玉几深如何淸淨域猶未泯爭心注具德欲與育王木陳阻之是木陳與具德未嘗無諍也謝山生康熙末已云文獻脫落今去謝山之世又二百年舊聞散失益甚近閱百城集七發見有復機石胡封翁書始知前者御札實木陳

攻擊具德師弟之利器書作於康熙六年未知在具德卒前乎抑在其後乎具德蓋以是年十月卒也書云

頃者廣孝改刱一事知諸檀極力調護殊費深心但山僧區區安全微念尙荷默成乃先帝保護雲門一片苦心三目獨不見原何也請得以降詔始末爲諸檀誦之山僧以曩刧因緣得談禪對衲日奉天顏竊見先帝景仰雪嶠大師道德每每頻說不休及山僧得請還山上留旅菴山曉二子在京開法不時召見因諭大師藏塔知在雲門殿址爲廣孝具德侵毀盡然痛傷二子曰今其徒智淵復眈眈虎眎恐雲門一抔土非大師所得有也上曰其如藏塔何數日後上從南苑歸謂二子曰昨師兄輩所言雲門事朕達夜卧不安席思所以保護雲門之策莫若裁書一通捐金五百兩委託老和尙爲朕崇飾一番則可保無虞矣二子曰皇上誠欲保全

雲門不如詔降有司恐彼強横老和尚不在意中也上曰若是則彼自取誅滅非關朕事於乎皇天后土實聞先帝之言矣故詔書有陵毀堪虞及不敢復行侵侮之旨山僧受詔之後以上既賓天重違宋公荔裳及鄉老先生之意仍讓竹園爲廣孝出路則山僧所以曲全廣孝亦既至矣今三目復賄弓書舞欺詔册計圖併吞不惟目無三尺豈目有先帝哉然山僧復不審皇皇先帝遂爲三目屈辱如此若夫當事持論自有天日鑒臨山僧安敢置喙第蒙恩教故敢以先帝保全雲門隱衷瀝思泣血上聞諸檯而已

三目智淵具德法嗣繼具德住持廣孝者也雲門與廣孝昔合而今分故有山界之爭然雪嶠塔在雲門與木陳何涉據禪燈世譜木陳既排除雪嶠對雪嶠自不推崇今何以忽爲雪嶠藏塔泣血書中先帝二字凡六見髣髴武侯出師曰皇天后土實聞先帝之

言夫帝既賓天則此言亦惟皇天后土聞之孰證其眞僞哉曰皇皇先帝遂爲三目屈辱如此此則極慫慂激動之能事危哉三目憑何抵抗此炙手可熱之新勢力耶故此一諍也在未陳可謂躊躇滿志矣

北遊集五有由京國抵吳越水程四千有奇官舟所過贍敬皈依者傾市井一首遠涉關河道驚聞聳百城聚觀如堵立稽首若潮砰由上尊崇意發渠向慕情乃知君子德風動小夫傾後嘉興藏本已刪去又百城集九有復華山見月和尚札順治十七年官舟中作云遙望華山片月風露娟娟不禁神思駿躍第恨無因飛渡長江一睹記光華耳去秋九月謬承寵召入京皇上求道方切再四慰留今春大壽遂不能敬致封祝殊爲歉然然每于上前揄揚道範少申企慕之懷茲者夏五之望得旨還山水潤途遙遷延抵

邢僅一衣帶水。復以天使陪從，王程有限，促席晤譚，又不獲願。緣慳何如。謹遣侍僧代問興居外，上所賜二十五條比量衣裁，凡三頂分一奉高座，乞說戒禮佛時披之，幸邀福德，爲上增益遐齡也。所有不腆，敬呈別幅，臨楮可仍繾綣之至。

見月雲南人，明季滇黔佛教考曾詳爲介紹。順治十七年，即永曆十四年，時西南猶奉中國正朔。木陳乃以此矜見月，何其陋耶。居易錄二一四有康熙卅三年紀事一則，言金粟木陳忞公，順治末應詔入京，賜號弘覺國師，南還至淮上，與諸當道酬酢，氣燄烜赫，從者如雲，爲諸方口實。嘗一至金陵，其弟子某供張輒數百金，至稱貸以應。康熙乙巳，予謁華山見月律師，師蹙額語予云：渠胷中面上只有國師大和尚五字，頂棲霞楚雲禪師亦云：今高僧名衲所至招搖衙署，以要觀聽，有司關防甚如巨猾，謂忞也。

乙巳康熙四年漁洋追紀前事也。玉林賜號國師。木陳賜號弘覺禪師。非國師。人以國師呼之耳。始吾見居易錄。知見月不滿木陳。而不知其有分贈賜衣之事。今觀百城集。則見月之蹙頞。其有由乎。以見月視木陳。猶糞土耳。楚雲名興源。覺浪盛法孫。笠菴成法嗣。木陳煊赫一時。而所流傳於緇素口碑者若此。世榮烏足尚哉。况爲學道之人也。

百城集三十。又有見聞一則。記一僧人受騙。如小說故事。有意影射具德。其言曰。武林屬某寺。有僧某住持多年。一日忽有男子。所將侍從及諸行裝。皆甚都麗。踵門而告僧曰。某從京師來。我某旅王爺新修一寺。欲得南方善知識。于中弘揚法化。久嚮吾師大名。業經奏過朝廷。特命某來敦請。所陳金幣。亦甚厚。賺僧某信爲實。然擇日登程矣。其男子復語僧曰。我王爺居宗室之長。諸王殿下。

督其子姪昆季師至京日咸來造謁亦宜備諸方物珍玩以餽遺之使其延譽朝堂皇上必然召見師道豈不大光哉僧某由是罄竭衣資不足稱貸而益亦近千餘金然後登舟啟行舟中器具服用儗爾王侯陳設僧某喜不自持及抵維揚忽有十數道人跪拜河干請僧受齋其男子故爲鬧譽曰我王爺顒望大和尚尅日至京汝輩何人敢來遲我程期麾斥不允諸道人哀懇不已其男子始語僧曰觀此諸人果爲信敬三寶者某停舟半日用全吾師慈悲攝受之心亦弟子方便事也令隨行一眾齋登岸赴齋至則齋筵肆設極其豐備一果一蔬皆諸道人從容跪獻迨將日晡則漸次入內久而不出使人窺瞰乃一祠宇虛無人焉亟奉眾歸舟則前舟已失不知所往僧某方頓足長吁我被渠欺賺矣

僧人奉召入內廷賜號賜紫事所恆有順治十一年別山在奉召

入萬善殿。賜號靜善禪師。見五燈全書六四。康熙十一年。桂芳林奉召入萬善殿。賜詩賜扁。見五燈全書百二一。何嘗有所誇炫。況京中貴人。新修寺院。延僧住持。更屬習見。某僧被騙。亦何足異。木陳之記此事。蓋欲顯已被召之榮。而某僧被騙之可哂耳。然究有其事與否。某僧究係何人。謂住杭多年。有大名。得維揚道人敬仰。甚似暗指具德。果爾。則其心理之齷齪。尤可鄙矣。

二　平陽御書樓詩

平陽寺在會稽化鹿山。舊爲平陽觀。崇禎間山陰祁虎子彪佳購爲別業。藏書其中。虎子殉國難。別業頓毀。木陳應召南還。構御書樓其上。復恢大其基。爲平陽寺。西河合集序十六有募修平陽寺大殿疏序。當木陳之應召也。士大夫多非之。何非爾。以其未應召前。深於故國之思。與忠義士大夫等。厲嚴有疏。春莢有風。不勝原

廟之悲極寫煤山之痛然曾未幾時走馬應新朝之聘矣先是玉林亦奉召一再堅辭使者至於三啟奏不許官差催廹寸步不離如影隨形擬於押解不得已就道至津仍稱病有旨許問道畢即放還乃入京此據超琦撰玉林年譜恐有飾詞據木陳北遊集載上述大覺應詔始末因緣且言當日在山即堅臥不起到天津卻欲餓死不來如人家請客相似客到門不肯入教東家體面何在朕是直入便草箇札子敕他一上故諭佛法朕當拜他若朕去歲教他一番報恩和尚又當拜朕似此則玉林當日情景寔有李中孚傳靑主之風木陳對之當有愧色還山而後木陳著北遊集誇耀恩遇復於天童寺建奎煥閣平陽寺建奎煥樓與玉林正相反據續指月錄十九玉林傳言上賜大覺普濟禪師金印師雖受歸並未一經展視行峰撰玉林年譜亦言師自赴召還山後對御諭

道之言未嘗形諸口吻至欽賜紫衣金印等不獨從未一用即最親法嗣亦未嘗得覩逮涅槃後繳勅印歸庫衆始獲見故鹽官范驟有頌云風流處也不風流底事入間敢唱酬說法屢回天子詔還山不起御書樓贊歎者如斯宜爲不贊歎者生嗔此御書樓之詩所由起也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此老杜哀江頭句也順治十年癸巳繼起出樹泉集木陳亦集同人詩文題曰新蒲綠頗傳誦於世婁東十子詩選有王揆讀山翁大師新蒲綠依韻柬寄一首云江頭父老話興亡蒲柳春光又十霜徒有子規愁望帝更無鸚鵡憶明皇唐陵麥飯悲寒食漢臘桑門祝上方指示傍人盡流涕講堂鐘鼓暮雲黃及其應召也甬士咸以新蒲綠嘲之續甬上耆舊詩六五張郎國立中有存

屠道悉北上一首云北地惡風塵如何上道頻非關追六祖不亦
笑三人饒弄豐干舌難藏羅什身新蒲依舊綠莫忘舊時因卷九
一董巽子道權聞客談天童近事亦戲作二絕其一云文字傳燈
記北遊鋤山擬築御書樓從今不哭新蒲綠一任爍山花鳥愁南
雷文約二巽子墓誌謂嗣法木陳者持刀欲殺巽子逃而免然其
弟子中不以應召爲然者亦大有人在續甬上詩五十錢聖月光
繡入太白山贈西照雪樵兩師詩注云時兩師隨弘覺老人應召
歸自都下非其志也又出山寄劒安可立諸開士詩有云竭來暫
憩巢軒世此去仍堅黃綺心寄語二三同學侶月明有夢擬招尋
又挽囊雲大師詩棄宮已盡西山操出世還同雪屋禪注雪屋珂
禪師宋鼎既遷卽謝寺事伯顏請歷住靈隱默菴親持疏叩門公
抽關問誰曰和尚故人某也公落關云我不識你見山菴雜錄

光緒錢忠介肅樂從弟西照龍泉郭忠烈維經子可立休寧金文毅聲子雪樵名眞樸五燈全書云是漳州徐孝廉卽編次北遊集者西照濟宗世譜作犀照四人皆木陳弟子襄雲周齊曾則石奇弟子也續甬上詩九高玄若斗樞有賠天童西照禪師言詞激昂問其姓名堅不肯答旣而知爲郭公雲門子也感賦一首間關離虎穴香界一枝安圓面恒相對丹心耿未寒乾坤藏姓氏海岳刲衣冠更嘆空門裏腥塵也易干又有與可立談時事二首其一云壯心遵晦託禪關把臂深談淚雨潸騁望中原堪逆掌飛魂萬里繞燕山統觀以上諸詩及注可見木陳門下之不以應召爲然也寒香道人戴苍翁亦受法木陳續甬上詩四八載其寶巖梅花絕句有云休恨人攀折其如隱不深若於危嶂植何處野蹤尋旣矢冰霜節應堅丘壑情若移東閣去斯負北山盟全謝山跋謂此蓋

爲木陳而作。以其應召入都也。師有慚德於弟矣。范翁又有禪頌云。風落殘紅點翠蘋。白雲深鎖洞中春。不教一片隨流水。何處漁郎來問津。亦與梅花絕句意同。皆歎修行之不可不密也。

同時粵僧弘贊。有與昴溪書。見木人剩稿二。云空王風化。與法兄同歸。獨猿家鄉。與法兄同出頭閒。法兄修行不密。被人天子見知。此又因緣不偶。覷弟才如枯櫟。跡類閒雲。相去天壤矣。昴溪即玉林弟子茆溪森。木人不以茆溪應召爲然。自不以木陳應召爲然。蓋當時道俗識大體者尚衆。惟木陳耄而好諍。自東甌庭決大杖後。亟欲藉新勢力排除舊勢力。不惜輕車一出。遂至聲名掃地。至謝山生數十年後。猶痛惜之。鮚埼亭詩集。凡有太白山中弔二公子詩。二公子。即西照可立也。其中一首云。密公高弟子。少亦不碌碌。所以茲山中。接踵來耆宿。記得甲申年。曾賦新蒲綠。一朝荷徽

書夜猿厭空谷欲稱大雍師新著朝天錄痛絕諸葛兒隨車遭廹促白圭陰被污素絲危見辱高厚所照臨誓難負幽獨幸得脫身還有淚已萬斛終身西向戒豈以長齋贖空門亦易腥殆哉此孤躅方歎中司言前知艮以卓中司謂高玄若贈西照詩更歎空門裡腥塵亦易干也

木陳在故國派中既遭唾棄在新朝派中又有玉林與之相競乃欲中傷玉林而玉林不與諍也順治出示玉林眞容頭戴青帽此小節也木陳以爲從上佛祖無此體制後趣琦撰玉林年譜雖辯之然玉林當時不一辯也黔僧燕居與山暉有奪徒之事見明季滇黔佛教考而木陳與玉林亦有之又不聞玉林一諍也西河合集序十四有蛤菴語錄序塔誌銘一又有蛤菴塔誌銘略曰蛤菴諳天目參報恩留枯木堂凡十年報恩欲付師而故有待也會報

恩赴召。擕師入京每于御前問答。輒當聖意。既平陽相繼赴召。師隨報恩歸平陽欲留師不得。還山卽覓師于湘湖之濱。出帝所賜金襴袈裟并白拂手書列代源流于玉軸付師。師乃留平陽。報恩曰吾匆象十年而衣缨在禁門。豈不足示天下。觀哉。玉林之言如是而止。與山陣之連篇累牘痛詈燕居者懸殊矣。蓋玉林性陰鷙。能忍辱負重力行而不多言。邪尹同時。尹非邪敵也。會有還山不起御書樓之頌。愈相形見絀不得不起而掊擊玉林。百城集二十於是有寶奩說。其言曰。

百丈大師建叢林。立清規。爲天下緇流萬世師表。其清規九章。首先祝釐。故住持日用之法開堂必祝聖焉。朔望必祝聖焉。景命日必祝聖焉。萬壽千秋節必祝聖焉。凡所以惓惓屬意於國王者。豈佛者祖尙有寵榮在念貪冒居心與誠以我法孤行世間前有三

武之災後有道君之厄時而易僧爲德士時而改寺爲神霄即近
而廣督上沙汰之章輔臣下酌裁之議一時僧衆惶駭還家無路
塡溝壑而死道途者蓋不知幾千焉於乎使無佛心天子則我法
危亡若朝露矣況叨九重延想萬里馳誠聖敬隆崇奎章煥發有
不竭酬恩報德之懷者是謂有目無心又焉知佛祖冥扶教法之
至意哉今之謂高僧者曰忘榮謝寵還山不建御書樓噫嘻使果
榮忘寵謝乎則山且不出何有于還御且不睹何有于書故我先
師密老人有言貞觀獨道欲贍風彩上表遜謝往還三四引頸就
刃神色自若吾敬道信大師茅茨石室累煩聖主且請前行我從
別道澡身淨髮結跏趺逝吾敬汾陽無業休心息念斷絕辭賜
紫及號力陳昔誓收付有司恬然受刑吾敬芙蓉道楷此則忘榮
謝寵之高僧也若夫欲前且卻進退趦趄既食其恩還遺其德則

是陽爲忘榮謝寵。而實陰行其沽名弔譽之術矣。所以大覺懷璉。宋世高僧也。不沒英廟手書。今之稱高僧者。未能企璉萬一。奈何欲陵駕而軼其上哉。或曰。國清百錄。非隋煬之御書乎。未聞天台智者有建樓之舉。況由唐遡漢。中間佞佛君王。與高僧往還章疏。不啻汗牛充棟。曷乎不樓。曰。此樓之所以不必也。在今法門衰替。曠典難逢。參之運會。酌諸時宜。權衡佛祖屬累祝釐之深衷。故凡大君之錫予。表而奉之。可懾魔外之心。可堅黎庶之信。故必樓而後可。其或厮同故紙。弃將若遺。自非洛邑頑民。皆名大不敬。而無天者也。奚其可。抑又奚其可哉。

說作於康熙九年。危言聳聽。不減攻具德師弟之書。然其罪名。不過曰沽名弔譽而已。夫以不建御書樓爲沽名弔譽。則不啻承認建御書樓爲喪名失譽。而猶曰可懾魔外之心。可堅黎庶之信。何

也黎庶云云晝錦堂記所謂庸夫愚婦孟子所謂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之衆耳號稱人天知識僅取信於庸夫愚婦而已耶無惑乎以官舟所過瞻敬皈依傾市井爲躋躋滿志也以寶奎說之未足同時復撰從周錄則所以革洛邑頑民之心而消其細柳新蒲之感者也從周錄余未見百城集十三有從周錄序曰

魯論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之先本殷人也於殷周之際獨無間言何哉蓋踐周之土食周之毛不敢以商之支庶自外周之臣民而有越志也伯夷唯不甘從周故義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之下乃司馬子長著伯夷傳不知何據述其作謌爲怨之詞夫牧埜師陳前徒戈倒殷之土宇已入周之版章矣西山之薇非周之薇乎采薇而食苟延旦夕與食周粟也奚辨吾是以知此詩非伯夷之詩也然武王伐紂雖曰戡亂猶是殷之侯伯乃

一旦舉燎伐大商之師以芟夷其宗廟此大蘇所以有武王非聖人之論也向使殷之喪師同於明之亡國武王之王同於世祖之興則伯夷將彈冠入周安事首陽清餓哉乃世固有非宗臣非國士往往託首陽以自高則已昧乎周清從違之義矣復有圓顱方服之輩尤而效之祈博譽名不亦大惑也與夫薙染爲僧當師佛說善逝不云乎三界若空華四生如幻夢以三界四生悉皆業力所現如夢中有境覺後全無故曰若入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爲佛之徒不達唯心法界而逐夢裏清明則正眼已失何以開鑿人天且佛制比丘不得爲君父報讎正以此念纔興則怨害相尋無有窮已三聚淨戒豈不一時俱破況承願示生奠安海宇光顯吾宗之佛心天子奈何不懷德畏威而貳爾心此則非魔卽魔所使蓋假我衣裳陰以破壞我法者吾滋懼矣故反覆論辨直揭從周之

義。即世流不敢問。將以曉吾徒。俾泯其越志云爾。
寶奎說專諍玉林。從周錄則諍玉林兼諍繼起。寶奎說專諍僧人。
從周錄則諍僧人兼諍國士。曲解從周之義。排斥伯夷之詩。以殷
爲明。以周爲清。而謂伯夷將彈冠入周也。昔錢謙益爲瞿稼軒撰
浩氣吟序。全謝山譏其顏甲千重。然則木陳之爲從周錄序也。不
且顏甲萬重乎。蔚漢昌言三有曰。託於無執著。故守節之志傾。託
於無我慢。故羞惡之心沮。王維所以降犖山也。或曰。儒不有揚雄
邪。曰黃門郎。下僚也。給事中。顯要也。新莽。諸夏也。犖山。胡虜也。雄
尙當議。而況於維。學道者應知所惕矣。雍正五年十二月。硃批李
衛奏摺。謂木陳係宗門罪人。伊之法派。何足爲貴。嗚呼。以木陳之
從周。而終膺宗門罪人之謚。知古昔之枉作小人者多也。此事並
見養吉齋餘錄四。

三　善權常住評

善權寺在宜興西南五十里善權山齊建元中以祝英臺故宅建唐會昌中廢大中中復建寺有留書有偃柏境奇勝宋名廣教禪院嘉定間撫幹陳宗道施貲入寺買田常住歿後立檀越木主於寺側每年忌日一祭是爲陳祠明改院爲善權寺清初百愚斯爲住持頗有增拓百愚洞上人也康熙四年寂即塔寺後嘗見百愚語錄有陳其年序略曰

吾見今之執拂而踞上座者矣其上者剽竊古德傳燈單文隻字支離掉撘嚼蠟捕風輒揚揚然謂於人曰我臨濟嫡傳也是與王謝家不慧子弟專以門閥上人者何異甚或牽綴權勢憑藉貴游援入之田廬而魚肉之猶曰我爲祖塔司糞除也五宗嚴支派也識與不識無不從而嘔噦之問禪師之風亦庶幾自媿矣余涉秋

行國山道中憩善權寺門松巷屈指疇昔則禪師旣寂即寒松亦席不暇暖他徒問其寺則已爲豪有力者主之矣問寺中一二病僧暨當日老道人皆鳥獸竄矣鷲飈所及林無静柯俛仰之間能無慨然於中乎因至師塔下汲澗水一盂而飮之風霜刻轢泉香而石瘦則猶能想見師之爲人末署荆溪法弟子陳維崧拜撰寒松智操百愚弟子有詩名顧茂倫有孝曾選其詩爲方外英華方坦菴拱乾亦曾選其詩爲拈來草行世康熙十年繼席善權十二年九月拂衣而去此序蓋作於寒松去後序中所謂豪有力者即大覺國師玉林琇也先是龍池幻有傳剃度師樂安塔亦在善權玉林以保護祖塔爲名欲據善權而有之排除洞上勢力此静之所由起也序中所云爲祖塔司糞除五宗嚴支派即指此寒松節錄五有再住善權寺一則云

師因有僧倚勢謀吞常住。上堂。僧占僧居。於今罕見。不是貪嗔出世。安能徧界縱橫。所以從周錄云。既得浙西之隴矣。又望荊谿之蜀焉。眞如秦人之蠶食六國。地不盡不休也。今日看來果然。其事任他誣求。當道約束有司。說是說非。分門分戶。休言人不測。自是已難瞞。須識衲僧行處。如火銷冰。獅子遊行。不求伴侶。何必假豪貴之威權。壞法門之綱紀。大衆善權。若與之。縱彼貪心逾熾。不與之。增他嗔忿益多。畢竟如何。但將冷眼觀螃蟹。看彼橫行到幾時。時癸丑九月十九日也

寒松語錄十一。又有指迷普說。凡二千三百餘言。略曰。莫習狐假虎威之輩。盜名欺世之流。苞苴投刺。廣結豪貴。貪美食以適其口。占大廈以快其居。奪人之寺。曰我祖寺也。奪人之居。曰我祖居也。我宜繼之尸之淩之轢之。殊不思自齊迄今。朝凡數易。代凡幾更。

祖則祖於何人之祖繼則繼於何人之後況此并吞爲事世之人亦未見之安忍同爲圓頂方袍盡行驅占一時僧道告訴無門更可笑者假借修樂菴塔以爲入門之計豈非謬之大謬者乎然樂菴明季人也生居顯親去世顯親非善權之僧也其友吉菴讓塔得入善權之由也何得欺心撒世無所不至謀占天目而天目緇素有揭盜葬虞山而虞山遠近有檄彊僭龍池而龍池護法出書以責之平陽和尚刻從周錄以罪之今又并吞善權山僧上堂鳴鼓而攻之道房出王林吞謀善權說以誅之是不約而同者也至於十載不拈香貳心待帝主不認剃度之敛然勒行九拜之朝儀此數事更有公論正是戒律不必持定慧不必習道德不必修嗜慾不必去豈特起叢林之害眞法門萬世之害也諸兄弟倘或遲疑更聽一偈王林御繼祿林風慣占叢林伐己功天目虞山爲別

業善權地藏作行宮長言大義何曾義自謂孤忠卻不忠冒寵欺君人不識法門也有此奸雄

玉林本以新朝勢力欺人而寒松反責其貳心待帝主冒寵欺君與從局錄同一聲口何也此正玉林與木陳不同之點所以稱爲半新朝派也天目緇素之揭虞山之檄龍池之書道房之說今皆不易得見指迷普說幸附寒松語錄以傳然吾所見寒松語錄玉林玉字均闕點作王林又時有挖空字句猶想見國師當時氣勢惟樂安既爲龍池剃度師木陳亦龍池派下與玉林同祖寒松乃引木陳爲同調以攻玉林誰謂其爭派系耶爭個人勢力耳兩雄並立木陳固無奈玉林何然自指迷普說刊行國師威嚴業已掃地吾人正不必問其孰是孰非也

玉林既得善權令其徒白松豐主席豐乃以得善權之故智復施

於陳祠先欲改爲方丈陳氏不允康熙十三年九月十八日爲陳氏忌日公祭者長咸集揖拜未已寺中拳棍猝發陳衆披靡而遁豐遂焚其主撤其宇陳氏不能忍復率衆蠭擁而至舉火爇寺可辯一炬豐焚死巡撫馬祐聞於朝陳氏罹大獄族長陳榜伏辜衆始得釋吾嘗以此事詢之荆溪宗人至今猶有餘痛

超琦撰玉林年譜乃謂此事與三藩之叛有關蓋凡一新勢力發生舊勢力爲之推倒必思乘時報復此自然之理也玉林年譜康熙十三年條載冬十月善權寺遭燬師返浙時善權院事一付豐公主持寺中天入師殿號曰無塵邑有陳邵二姓恃族衆向稱豪橫據無塵殿之後軒爲祠宇歲烹割以祭時豐公不許以血食汙殿是年三藩叛亂乘機盜刦者充斥宜興與新安寧國悉屬江南信地相距無幾時徽歙與寧國界限浙地淳安昌化於濳咸爲叛

寇所殘破。於是陳氏等聚族歃血。冀圖非分。遂白日火善權寺。以阻祠爲名。搶攘庫司方丈。發掘祖塔。縱火燬寺。殺僧衆幾十餘人。豐公遂領衆上殿。稱揚藥師如來。凶勢愈熾。豐公知不可免。曰我不能保護祖塔。有負師託。遂展尾師壇。敷坐殉難。師聞信。卽致書與藩臺云。殺生不如放生。當依梵網行之。再手書并衣與龍池法姪天笠珍公。令瞻視樂安祖塔。時徽寧諸處叛寇。王師至。已皆鼠竄。當事臺憲捕陳氏。惟爲首一二正典。餘悉罔究。實師以慈忍力活之云。

吾不謂年譜之說。盡爲誣飼。且可見宗教與政治之關係。陳寅恪先生序明季滇黔佛教考。謂宗教與政治。雖不同物。然終不能無所關涉。此亦其一例也。善權燬後。明年八月。玉林遂寂。玉林之寂實緣於此。續指月錄玉林傳。言龍池傳祖剃度師樂和尚塔。在宜

興善權傾毀日久師命豐首座督修土人搆禍燬寺豐羅囘祿師聞盡屏麥侍不食粒米自荷衣單出遊渡江而北至孫居士家改號無住命士作偈送隱東海至清江浦慈雲庵示微疾而逝孫居士卽孫孝則宗彝續指月錄會經其論定其言當可信據玉林蓋避叛軍倉皇北遁改號匿於其家危懼以至於死也新勢力之不可恃如此四安樂行品以不得親近國王大臣為說法者誡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迦陵文集三寒松禪師指迷錄序云西方之教其精微吾不得而知也其粗者大抵均物我齊得喪㫰世間一切資生之具凡可忻可羨之屬一毫不以動其中其徒之賢愚吾又不得而知也其人能薄滋味惡衣服忘身窘形抑性克欲在彼稱之曰賢觀於今乃有大異乎吾所聞者吾荆溪奇秀甲江左巖壑之巉削則張公善

權爲最而善權尤以寺名始吾游國山烱寺之間石之色蒼然泉之味洽然松栢之離立者落落然窺其水旱之洞悄然窈然酌茗於三生之堂捫雷書所鐫刻處若怒犀駭兕之不受縛而思壞牆壓以自絕也日下舂一宿於道院始去及吾再至善權而山林晦冥鳥獸悲嗥求一二零輒敗甋於荒榛灌莽間不可得蓋寺之墟也久矣噫甚矣哉則誰爲之也此固鄉之所謂人天帝釋者也此固挾才角力思攫福地而有之者也吾常憫夫欺凌攘奪之習思逃於西方寂滅之鄉以自適顧其所爲若是吾又安歸也夫寒松和尙懼世之誹謗佛教者以是入爲口實也不得已有指迷一編冀存其教於永永焉雖然從來廢興成敗之數莫不有物焉以相之是役也庸詎非盛名之不可久盜而天爲暴其跡於天下乎抑釋名而跖行國山靈所不樂與居也則一炬也安知非山光水色

助之焰。而自爲湔洗乎。則是人也。卽不謂之迷也亦宜。始吾未見寒松錄。不知序中所云是人者何人。繼而知爲玉林。則又瑟然驚。嗒然若喪也。嗚呼。所謂新朝國師者。固如是乎。以若所爲。誠足以退人善根。阻人向上者也。木陳若是。玉林又若是。安歸之歎。吾與其年有同感焉。夫二人者。性格似絕不同。然藉新勢力以欺壓同儕。則並無二致。所以彼此謗書皆盈束。非至死而諍不息也。

懋勤殿檔有乾隆八年閏四月諭旨一道。略云。昔我皇考雍正十一年八月內。以玉琳茆溪法嗣不昌。命超盛超善超鼎三人嗣茆溪後。十三年閏四月。續以超海超源超廣超成四人嗣焉。乃超善者。忽於今年潛至京師。船插黃旗。書寫奉旨進京字樣。事發查得超鼎等往來字跡。有謂法道淩夷。有謂天語稱闢。又闢道不同不

相與謀。當此時只宜退不宜進。種種怨望之言。難以枚舉。甚至超海畏罪自經。羞辱法門已極。伊等有何性急。不過俗情塵狀。以帝王外護爲榮。如此汚濁心行。可惜皇考當年一番眉毛拖地。夫必以帝王宰官之隆重。爲佛法之典。是何佛法耶。當日玉琳茆溪在
皇祖時。僧行峯紀錄內廷語言。以爲世榮。皇考深惡其人。斥出玉琳派下。此已行之成例也。今超善超鼎超海等。詐稱詔旨。大妄語成。怨恚鞅望。貪瞋並發。甚至破佛戒律。自戕其身。每將皇考時承
恩之處。誇耀於人。漏洩禁中言語。學爲詩文。以結納士大夫。顯悖
皇考當日聖訓。茲三人者在佛法爲宗門之敗種。在世法則爲梗化之頑民。皇考若在今日。亦必重治其罪。爲此特曉示天下宗徒。並令超善超鼎超海斥出茆溪派下。不得敘入超字輩內。在京在外諸紫衣僧須以三人爲戒。特諭。趙孟所貴。趙孟能賤。誠哉。超善

超鼎超盛者雍正十一年御選當今法會沙門羽士十六人中之二人也法嗣不昌帝爲立嗣其結果如此帝力果足續佛慧命乎續佛慧命果賴於帝力乎則前此所諍皆幻也

記餘

或曰右十章所諍不論爲濟洞爲天童三峰皆爲門戶勢力諍也夫天童三峰之諍初不爲門戶勢力然則清初僧諍亦有爲宗旨學說者乎曰有宗統編年康熙廿六年條曾大書夾山與天寧法諍矣曰夾山天笠珍住南磵時有一居士從南磵往靈隱參碩揆志問女子出定公案志答之而珍別其語傳至維揚天寧雪悟思晚參舉而評之珍聞而上堂批摘思思因出正辯錄珍出杜邪說詳符蔭曰碩揆之答出定語雖未必言中有響天笠之別豈能句下無私雪悟之舉亦非黨親不黨理者正辯杜邪之出均之過矣

法門以無諍爲宗行道當先忘我見雖曰爲法實未忘情不能不爲之扼腕也蘗爲繼起孫愚爲具德孫志爲具德子皆所謂三峰派也珍爲箬菴問子天隱修孫天隱亦素反對漢月者見天隱語錄十三答三峰漢月藏公書則珍愚之諍雖爲學說仍門戶之見也

有不爲門戶勢力諍者翁山文外九書嘉興三進士傳後言熊魚山國變爲僧嘗過孝陵不拜有問先生故名臣也何以見高皇帝不拜豈非無禮於君乎魚山曰佛之道君父拜之于君父不拜此一事也嚴修能元照記之尤詳蕙櫋雜記言熊公開元國變爲僧一日攜侶遊鍾山有楚僧石谿者獨不往及熊歸石谿問曰若輩今日至孝陵如何行禮熊愕然漫應曰吾何須行禮石谿大怒叱罵不已明日熊詣石谿謝過谿又罵曰汝不須向我拜還向孝陵

礎幾個懺悔去。此道義之諍也。石谿名髡殘。武陵劉氏子。住金陵牛首寺。以畫名。亭林詩集二恭謁孝陵後。同楚二沙門詩。落日照金陵。出郊且相羊。客有五六人。鼓枻歌滄浪。盤中設瓜果。几案羅酒漿。上坐老沙門。舊日名省郎。曾折帝廷檻。幾死丹陛旁。南走侍密勿。一身再奔亡。復有一少者。沈毅尤非常。不肯道姓名。世莫知行藏。其餘數君子。鬚眉各軒昂。爲我操南音。未言神已傷。省郎下注熊君開元。少者下注釋名髡殘。蓋卽石谿也。此遺民僧之諍遺民僧也。

有以遺民僧諍遺民者。續甬上詩六二深柳堂長朱鈦詩云。三月十九日。與友人談及澹歸貽梅村詩有感。和其原韻。五十年來屈指思。眼前白髮昔嬰兒。乾坤顚倒忘初位。日月沈埋異昔時。十郡痠心甘置酒。一僧冷眼獨吟詩。與君重酒新亭淚。話到傷懷欲碎

巵注吳梅村於三月十九日集十郡名士置酒於鴛湖席半有僧緘詩投入啟視一坐失色訪之知為澹歸所作澹公原名金姓字道隱庚辰進士永曆後為僧原詩云十郡名賢請自思座中若箇是男兒鼎湖難挽龍髯日鴛水爭持牛耳時哭盡冬青徒有淚歌殘凝碧竟無詩故陵麥飯誰澆奠贏得空堂酒滿巵是亦道義之諍也然續甬上詩六三全北空吾騏亦有和詩而未指為道隱作北空謝山大父也詩云聞中吳於國難日集十郡名士合舉大社有頭陀以詩嘲之步其原韻湘江千載翠華思今日衣冠愧女兒寒食禁烟原有節杜鵑啼血更何時黃冠未死遺民種白社慚收嫁婦詩一十五朝勤養士何當消盡一春巵雖未明指為澹歸然既曰頭陀則其為遺民僧必矣此遺民僧之諍遺民也

又有以遺民而諍遺民僧者如黃梨洲兄弟之諍遺民僧其諍為

更有意義。逃僧諍已，應並及之。鮚埼亭集十一，梨洲神道碑云：公多碑版之文，其於國難諸公表章尤力。至遺老之以軍持自晦者，久之或嗣法上堂，公曰：是不甘為異姓之臣，反甘為異姓之子也。故其所許者，祇吾鄉周囊雲一人云。囊雲周齊曾，見御書樓章。鮚埼亭集外編二五，周囊雲集序言：囊雲逃禪而不肯上堂嗣法，高檗菴所以序之詳矣。當時如林閣學增志、方閣學以智、熊給事開元，皆逃禪之最有盛名者，然不能不為君子所譏，囊雲夐乎上矣。檗菴高宇泰，原序見四明叢書四集。林增志，崇禎元年進士，僧名行幟，號法幢，石奇雲嗣。

竊嘗疑之，嗣法上堂，僧伽本色，遺民逃禪，梨洲何惡其嗣法上堂，則御書樓章曾言之矣，曰：百丈大師建叢林，立清規，首先祝釐，故開堂必祝聖焉，朔望必祝聖焉，萬壽千秋必祝聖焉。夫遺民逃禪，

爲不甘臣異姓也。今開堂必祝聖，所祝何聖？甲申以後，猶可云祝弘光、隆武、永曆也。永曆而後，所祝何聖？聖而可祝，何異木陳之從周？髡髮染衣，胡爲乎？此梨洲所痛心而不便明言者也。當宋室全盛及南渡，君相皆崇尚三寶，其時尊宿多奉敕開堂，故有祝頌之詞。帝王之道，祖師之法，交相隆重，理固然也。今非其時，而依然撾鼓白椎，拈香祝聖，不幾爲木陳輩所竊笑耶？梨洲斥爲七怪之首，有以也。

尤有甚者，結交貴游，出入公庭。如澹歸晚節之所爲，則不如卽反初服之爲愈矣。續甬上詩三九載黄晦木閱澹歸語錄詩序云：澹歸名今釋，故給諫金道隱也。從亡西南，其大節多可觀。行朝嫉之，以杖戍遣，遂祝髮爲僧。竟忘所自，但成一領衆募緣俗漢而已。閱其徧行堂集，尤爲穢惡不堪。使道隱逃禪而不受源流，不開堂營

建豈非千秋義士卽以若所爲而無此語錄作彼供狀傳之後日或疑是雪菴之徒朦朧影響令人可思今則一誤再誤使前此之苦節雲飛烟燼不足觀也已天下之因好名而自敗其名者皆澹歸之語錄乎鍼砭補綴苦辛勤無縫天衣穩稱身感慨流連懷故國趨炎附勢媚時人詩文撮合爛朝報凡例差排新搢紳畢竟西山採薇曲武成未可一齊陳雪菴建文從亡僧鮚埼亭集十四載天多老人楊秉紘言近聞澹歸晚節稍委蛇諸公可爲我審之如其果也則其人可絶如不然莫妄言邵廷采西南紀事七亦言瑩爲僧後嘗作聖政詩及平南王年譜以山人稱頌功德士林譬之今所傳徧行堂續集二有某太守某總戎某中丞壽序十餘篇卷十一有上某將軍某撫軍某方伯某臬司尺牘數十篇覩其標題已令人嘔噦鮚埼亭詩集十舉廢訪故宫云辛苦何來笑澹龕偏

行堂集玷宗風丹霞精舍成年譜又在平南珠璣中注丹霞精舍在南雄予嘗謂澹歸在五虎中本非端士不待爲平南作年譜而始一敗塗地也云云則晦木之評澹歸又有以也然則遺民逃禪者必如何而後可曰宙亭詩集十九初夏詩注言東塔僧某刻一印取東坡句名其堂曰病不開堂堂且不開何有歌頌功德之事若是庶可免梨洲兄弟之評也夫或謂梨洲晚節亦頗頹唐爲晦木所不滿此則遺民之評遺民非本篇範圍所及矣

清初僧諍記卷三終